







續文選卷第二十六

明平原湯紹祖公孟撰

史論

齊書文學傳論

蕭子顯

史臣曰文章者蓋情性之風標神明之律呂也

含毫遊心內運放言落紙氣韻天成莫不稟以生靈
遷乎愛嗜機見殊門賞悟紛雜若子桓之品藻人才
仲治之區判文體陸機辨於文賦李充論於翰林張
眎擿句褒貶顏延圖寫情興各任懷抱共爲權衡屬

文之道事出神思感召無象變化不窮俱五聲之音
響而出言異句等萬物之情狀而下筆殊形吟詠規
範本之雅什流分條散各以言區若陳思代馬羣章
王粲飛鸞諸製四言之美前超後絕少卿離辭五言
才骨難與爭鶩桂林湘水平子之華篇飛館玉池魏
文之麗篆七言之作非此誰先卿雲巨麗升堂冠冕
張左恢廓登高不繼賦貴披陳未或加矣顯宗之述
傳毅簡文之摛彥伯分言制句多得頌體裴顧內侍
元規鳳池子章以來章表之選孫綽之碑嗣伯喈之
後謝莊之誄起安仁之塵顏延楊瓚自比馬督以多

稱貴歸莊爲允王褒僅約束哲發蒙滑稽之流亦奇瑋五言之製獨秀衆品習玩爲理事久則瀆在乎文章彌患凡舊若無新變不能代雄建安一體典論短長互出潘陸齊名機岳之文永異江左風味盛道家之言郭璞舉其靈變許詢極其名理仲文玄氣猶不盡除謝混情新得名未盛顏謝並起乃各擅奇体鮑後出咸亦標世朱藍共妍不相祖述今之文章作者雖衆總而爲論略有三體一則啓心閑繹托辭華曠雖存巧綺終致迂回宜登公宴本凡准的而疎慢聞緩膏肓之病典正可採酷不入情此體之源出靈

運而成也次則緝事比類非對不發博物可嘉職成
拘制或全借古語用申今情崎嶇牽引直爲偶說唯
睹事例頓失清采此則傳咸五經應璩指事雖不全
似可以類從次則發唱驚挺操調險急雕藻淫艷傾
炫心魂亦猶五色之有紅紫八音之有鄭衛斯鮑照
之遺烈也三體之外請試妄談若夫委自天機參之
史傳應思排來勿先構聚言尚易了文憎過意吐石
含金滋潤婉切雜以風謠輕屑利吻不雅不俗獨中
胸懷輪扁斲輪言之未盡文人談士罕或兼工非唯
識有不周道實相妨談家所習理勝其辭就此求文

終然翳奪故兼之者鮮矣

魏書僭偽傳論

魏收

夫帝皇者配德兩儀家有四海所謂天無二日土無
二王者也三代以往守在海外秦吞列國漢并天下
逮桓靈失政九州瓦裂曹武削平寇難魏文奄有中
原於是僞孫假命於江吳僭劉盜名於岷蜀何則戎
方椎髻之帥夷俗斷髮之魁世崇凶德罕聞王道扇
以跋扈忻從放命加以中州避地華士違讐恩託號
令之聲念邀風塵之際因虞候隙仍相君長偷名竊

位脇息一隅至乃指言井絡假上帝之祉妄說黃旗
云人君之氣不出江漢語地僅接襄斜而謂握
皇符秉帝箒三分鼎立比蹤王者溺人必笑其在茲
乎若是皆謂擬於周王夫差容比於漢祖尉陀定
黃屋之尊成綰璽之貴豈其然哉及鍾會一將
之威士師之勢而使騾車西至侯蓋北首天人

弗計

晉年之不永時逢喪亂異類羣飛姦凶

逐

於城屬外禍結於藩維劉淵一唱石勒

繼響

帝沈淪兩都傾覆徒何仍鬻氏羗襲梗夷楚

喧聒於江左初虜叛換於瓜涼兼有張赫山河之間

顧恃遼海之曲各言應曆數人謂遷圖鼎或更相吞
噬迭爲驅除或狼戾未馴俟我斧鉞太祖奮風霜於
參合鼓雷電於中山黃河以北靡然歸順矣世祖獻
略潛舉靈武獨斷以夫僭僞未夷九域尚阻慨然有
混一之志旣而戎車歲駕神兵四出全國克敵伐罪
弔民遂使專制令擅威福者西自流沙東極滄海莫
不授館於東門懸首於北闕矣唯夫窮髮遺虜未拔
根株徼垂殘狡尚餘栽蘖而北踰翰漠折其肩髀南
極江湖抽其腸胃雖骸骨僅存脂膏咸盡視息纔舉
魂魄久遊高祖聖敬時乘遷居改作日轉雲移風行

電掃辮髮之渠非逃則附卉服之長琛賁繼入猶以
侍子不至取亂乘機五牛一指六師騁路馘其武臣
驍帥傾其湯池石城向使時無穀塘之禍民無鼎湖
之思北可焚穹廬收服匿削引弓之左衽苑龍荒以
牧馬南則翼電黽暴鯨鯢變水處之文身化鳥言於
人俗矣尋以壽春內款華陽稽服叢彼江陰憂於繫
頸肅宗以冲年踐祚俄則母后當陽務崇寬政取和
朝野置荒遐於度外譬蠻夷於鷄肋而黠狄淪胥種
落離貳虜帥飄然窮而歸我矜其眼目愍厥顛亾反
之於故庭復之以保塞魏道將虧禍出權幸事僻於

中民驚於外疆場崩騰藩籬傾駭陰朔委命之倫雲
蒸霧合上失其道下極其難政亂如風草師亾猶彈
丸十數年間中區殄悴而江湄巨狡窺覷上國虵虺
肆毒竊我邊鄙羶裘相率馬首南向白山澠水狐鼠
羣遊魏德雖衰天命未改援墜扶危齊武電發屈身
宰世大濟橫流和戎略遠用謀急病輶軒四指喻以
德音爾乃舟車接次駝驢銜尾烽柝不警尉候空設
而水鄉大猾好利忘信納我逋叛共爲舉斧遂有寒
山之戰渦陽之克糾合僭楚覆其巢穴衍以餽卒綱
實鳩歿獯虜那瓌尋亦殲殪自二百許年僭盜多矣

天道人事卒有歸焉猶衆星環於斗極百川之赴溟
海今總其僭僞列於國籍俾後之好事知僭盜之終
始焉

晉書武帝紀論

唐太宗

制曰武皇承基誕膺天命握圖御宇敷化導民以佚
代勞以治易亂絕縑綸之貢去雕琢之飾制奢俗以
變儉約止澆風而反淳朴雅好直言畱心采擢劉毅
裴楷以質直見容嵇紹許奇雖仇讐不棄仁以御物
寬而得衆宏略大度有帝王之量焉於時民和俗靜

家給人足聿修武用思啓封疆夾神筭於深衷斷雄
圖於議表馬隆西伐王濬南征師不延時獯虜削迹
兵無血刃揚越爲墟通上代之不通服前王之未服
禎祥顯應風教肅清天人之功成矣霸王之業大矣
雖登封之禮讓而不爲驕泰之心因斯以起見土地
之廣謂萬葉而無虞睹天下之安謂千年而永治不
知處廣以思狹則廣可長廣居治而忘危則治無常
治加之建立非所委寄失才志欲就於升平行先途
於禍亂是猶將適越者指沙漠以遵途欲登山者涉
舟航而覓路所趣逾遠所尚轉難南北倍除高下相

反求其至也不亦難乎况以新習易動之基而無久
安難拔之慮故賈充凶豎懷姦志以雄權楊駿豺狼
苞禍心以專輔及乎宮車晚出諒闇未周藩翰變親
以成疎連兵競滅其本棟梁回忠而起僞擁衆各舉
其威曾未數年綱紀大亂海內版蕩宗廟播遷帝道
王猷反居文身之俗神州赤縣翻成被髮之鄉棄所
大以資人掩其小而自託爲天下笑其故何哉良由
失慎於前所以貽患於後且知子者賢父知臣者明
君子不肖則家亾臣不忠則國亂國亂不可以安也
家亾不可以全也是以君子防其始聖人閑其端而

世祖惑荀勗之姦謀迷王渾之僞策心屢移於衆口
事不定於已圖元海當除而不除卒令擾亂區夏惠
帝可廢而不廢終使傾覆洪基夫全一人者德之輕
拯天下者功之重棄一子者忍之小安社稷者孝之
大况乎資三世而成業延二孽以喪之所謂取輕德
而捨重功畏小忍而忘大孝聖賢之道豈若斯乎雖
則善始於初而乖令終於末所以殷勤史策不能無
慷慨焉

晉書后妃傳論

夫乾坤定位男女流形伉儷之儀同歸貴賤之名異等若乃作配皇極齊體紫宸象玉牀之連後星喻金波之合義璧爰自亶古是謂元妃降及中年乃稱王后四人並列光於帝嚳之宮二妃同降著彼有虞之典夏商以上六宮之制其詳靡得而聞焉姬劉以降五翟之規其事可略而言矣周禮天子立一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王者內政故婚義曰天子之與后如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由斯而譚其所從來遠矣故能母儀天寓助宣王化德均載物比大坤維宗廟歆其薦羞窮壤俟其交泰是以哲

王垂憲尤重造舟之禮詩人立言先獎葛覃之訓後
燭流景所以裁其宴私房樂希聲是用節其容止履
端正本抑斯之謂歟若乃娉納有方防閑有禮肅尊
儀而修四德體柔範而弘六義陰教洽於宮闈淑譽
騰於區域則玄雲入戶上帝錫母萌之符黃神降徵
坤靈贊壽丘之道終能鼎祚惟永胤嗣克昌至若儷
極虧閑馮天作孽例裳衣於衽席感眇側於弦望則
龍聚結釁宗周鞠爲黍苗鷺尾挺灾隆漢墜其粉社
矣自曹劉內主位以色登甄衛之家榮非德舉淫荒
挺性蔑西郊之禮容婉變含辭作南國之奇態詖謁

由斯外入穢德於是內宣椒掖播晨牝之風蘭殿絕
河雎之響永言彤史大練之範逾微緬視青蒲脫珥
之猷替矣晉承其末與世汗隆宣皇創基功弘而道
屈穆后一善勸侔於十亂洎乎太祖始親選良家旣
而帝掩紈扇躬行請託后採長白實彰妬忌之情賈
納短青竟踐覆亾之轍得失遺跡煥在綈紉興滅所
由義同畫一故列其本事以爲后妃傳

晉書陸機陸雲傳論

唐太宗

制曰古人云雖楚有才晉實用之觀夫陸機陸雲寔

荆衡之杞梓挺珪璋於秀實馳英華於蚤年風鑒澄
爽神情俊邁文藻宏麗獨步當時言論慷慨冠乎終
古高詞迴映如朗月之懸光疊意迴舒若重巖之積
秀千條析理則電折霜開一緒連文則珠流璧合其
詞深而雅其義博而顯故足遠超枚馬高躡王劉百
代文宗一人而已然其祖考重光羽楫吳運文武奕
葉將相連華而機以廊廟蘊才瑚璉標器宜其承俊
乂之慶奉佐時之業申能展用保譽流功屬吳祚傾
基金陵畢氣君移國滅家喪臣遷矯翮南辭翻棲火
樹飛鱗北逝率委湯池遂使穴碎雙龍巢傾兩鳳激

浪之心未騁遽骨修鱗凌雲之意將騰先灰勁翮望其翔躍焉可得哉夫賢之立身以功名爲本土之居世以富貴爲先然則榮利人之所貪禍辱人之所惡故居安保名則君子處焉冒危履貴則哲士去焉是知蘭植中途必無經時之翠桂生幽壑終保彌年之丹非蘭怨而桂親豈塗害而壑利而生滅有殊者隱顯之勢異也故曰衒美非所罕有常安韜奇擇居故能全性觀機雲之行已也智不逮言矣觀其文章之誠何知易而行難自以智足安時才堪佐命庶保名位無忝前基不知世屬未通運鍾方否進不能闢昏

匡亂退不能屏跡全身而奮力危邦竭心庸主忠抱
實而不諒謗緣虛而見疑生在已而難長歿因人而
易促上蔡之犬不誠於前華亭之鶴方悔於後卒令
覆宗絕祀良可悲夫然則三世爲將釁鍾來葉誅
不祥殃及後昆是知西陵結其凶端何橋收其禍末
其天意也豈人事乎

晉書文苑傳論

夫文以化成惟聖之高義行而不遠前史之格言是
以溫洛禎圖綠字符其丕業苑山靈篆金簡成其帝

載旣而書契之道聿興鍾石之文逾廣移風俗於王
化崇孝敬於人倫經緯乾坤彌綸中外故知文之時
義大哉遠矣洎姬歷云季歌頌滋繁荀宋之流導源
自遠總金羈而齊驚揚玉軼而並馳言泉會於九流
文律諧於六變自時已降軌躅同趨西都賈馬耀靈
蛇於掌握東漢班張發雕龍於綈槩俱標稱首咸推
雄伯逮乎當塗基命文宗鬱起三祖叶其高韻七子
分其麗則翰林總其菁華典論詳其藻綯彬蔚之美
競賞當年獨彼陳王思風適舉備乎典奧懸諸日月
及金行纂極文雅斯盛張載祖銘山之美陸機挺焚

研之奇潘夏連輝頡頏名輩並綜採繁縟杆軸英
窮廣內之青編緝平臺之麗曲嘉聲茂迹陳諸別傳
至於曹甫太冲江右之才傑曹毗庾闡中興之時秀
信乃金相玉潤埜薈川冲埒美前修垂裕來葉今撰
其鴻筆之彥著之文苑云

梁紀總論

魏徵

史臣侍中鄭國公魏徵曰高祖固天攸縱聰明稽古
道亞生知學爲博物允文允武多藝多才爰自諸生
有不羈之度屬昏凶肆虐天倫及禍收合義旅將雪

家冤曰紂可伐不期而會龍躍樊漢電擊湘郢剪離
德如振槁取獨夫如拾遺其雄才大略固無得而稱
矣旣懸白旗之首方應皇天之睠布德施惠悅近來
遠開蕩蕩之王道革靡靡之商俗大修文教盛飾禮
容鼓扇玄風闡揚儒業介冑仁義折衝罇俎聲震寰
宇澤流遐裔干戈載戢凡數十年濟濟焉洋洋焉魏
晉已來未有若斯之盛然不能息末敦本斲雕爲樸
慕名好事崇尚浮華抑揚孔墨流連釋老或經夜不
寢或終日不食非弘道以利物惟飾智以驚愚且心
未遺榮虛廁蒼頭之伍高談脫屣終戀黃屋之尊夫

人之大欲在乎飲食男女至於軒冕殿堂非有切身之急高祖屏除嗜欲眷戀軒冕得其所難而滯於所易可謂神有所不達智有所不通矣逮乎精華稍竭鳳德已衰惑於聽受權在姦佞儲后百辟莫得盡言險躁之心暮年愈甚見利而動愎諫違卜開門揖盜棄好卽讐爨起蕭牆禍成戎羯身殞非命災被億兆衣冠斃鋒鏑之下老幼粉戎馬之足瞻彼黍離痛深周廟永言麥秀悲甚殷墟自古以安爲危旣成而敗顛覆之速書契所未聞也易曰天之所助者信人之所助者順高祖之遇斯屯剥不得其死蓋動而之險

不由信順失天人之所助其能免於此乎太宗聰睿
過人神彩秀發多聞博達富瞻詞藻然文艷用寡華
而不實體窮淫麗義罕疏通哀思之音遂移風俗以
此而貞萬國異乎周誦漢莊矣我生不辰載離多難
桀逆構扇巨猾滔天始自牖里之拘終類望夷之禍
悠悠蒼天其可問哉昔國步初屯兵纏魏闕羣后釋
位投袂勤王元帝以磐石之宗受分陝之任屬君親
之難居連率之長不能撫劍嘗膽枕戈泣血躬先士
卒致命前驅遂乃擁衆逡巡內懷歛望坐觀時變以
爲身幸不忿莽卓之誅先行昆弟之戮又沈猜忌酷

多行無禮騁智辯以飾非肆忿戾以害物爪牙重將
心膂謀臣或顧眄以就拘囚或一言而及菹醢朝之
君子相顧慄然自謂安若太山舉無遺策怵於邪說
卽安荆楚雖元惡克剪社稷未寧而西隣責言禍敗
旋及上天降鑒此焉假手天道人事其可誣乎其焉
志藝文藻浮淫而棄忠信戎昭果毅先骨肉而後冠
讐雖口誦六經心通百氏有仲尼之才適足以益其
驕矜增其禍患何補金陵之覆没何救江陵之滅亾
哉敬帝遭家不造紹茲屯運征伐有所同出政刑不
由於已時無伊霍之輔焉得不爲高讓歟

北齊書武成後主幼主本紀論

李百藥

論曰武成風度高爽經筵弘長文武之官俱盡其力
有帝王之量矣但愛狎庸豎委以朝權帷薄之間淫
侈過度滅亾之兆其在斯乎玄象告變傳位元子名
號雖殊政猶已出迹有虛飾事非憲典聰明臨下何
易可誣又河南河間樂陵等諸王或以時嫌或以猜
忌皆無罪而殞非所謂知命任天道之義也後主以
中庸之姿懷易染之性永言先訓教匪義方始自繼
祿至于傳位隔以正人閉其善道養德所履異乎春

誦夏弦過庭所聞莫非不軌不物輔之以中宮姊嬀
屬之以麗色淫聲縱鞢紲之娛恣朋淫之好語曰從
惡若崩蓋言其易武平在御彌見淪胥罕接朝士不
親政事一日萬幾委諸凶族內侍帷幄外吐絲綸威
厲風霜志迴天日虐人害物搏噬無厭賣獄粥官溪
壑難滿重以名將貽禍忠臣顯戮始見浸弱之萌俄
觀土崩之勢周武因機遂混區夏悲夫蓋桀紂罪人
其亾也忽焉自然之理矣鄭文貞公魏徵總而論之
曰神武以雄傑之姿始基霸業文襄以英明之略伐
叛柔遠於時喪君有君師出以律河陰之役摧宇文

如反掌渦陽之戰掃侯景如拉枯故能氣懾西隣威
加南服王室是賴東夏宅心文宣因累世之資膺樂
推之會地居當璧遂遷魏鼎懷譎詭非常之才運屈
奇不測之智網羅俊乂明察臨下文武名臣盡其力
用親戎出塞命將臨江定單于於龍城納長君於梁
國外內充實疆場無警胡騎息其南侵秦人不敢東
顧旣而荒淫敗德罔念作狂爲善未能以身餘殃足
以傳後得以壽終幸也胤嗣不永宜哉孝昭地逼身
危逆取順守外敷文教內蘊雄圖將以牢籠區域奄
一函夏享齡不永勛用無成若或天假之年足使秦

大肝食武成卽位雅道陵遲昭襄之風灌焉已墜治
乎後主外內崩離衆潰於平陽身禽於青土天道深
遠或未易談吉凶由人抑可揚擢觀夫有齊全盛控
帶遐阻西苞汾晉南極江淮東盡海隅北漸沙漠六
國之地我獲其五九州之境彼分其四料甲兵之衆
寡校帑藏之虛實折衝千里之將帷幄六奇之士比
二方之優劣無等級以寄言然其太行長城之固自
若也江淮汾晉之險不移也帑藏輸稅之賦未虧也
士庶甲兵之衆不缺也然而前王用之而有餘後主
守之而不足其故何哉前王之御時也沐雨櫛風拯

其溺而救其焚信賞必罰安而利之既與共其存亡
故得同其生死後主則不然以人從欲損物益已雕
墻峻宇酣酒嗜音壓肆變於宮園禽色荒於外內俾
晝作夜罔水行舟所欲必成所求必得既不軌物又
暗於聽受忠信不聞萋菲必入視人如草芥從惡如
順流佞閹處當軸之權嬖媼擅迴天之力賣官鬻獄
亂政淫刑剝削被於忠良祿位加於犬馬讒邪並進
法令多聞持瓢者非止百人搖樹者不唯一手於是
土崩瓦解衆叛親離顧瞻周道咸有西歸之志方更
盛其宮觀窮極荒淫謂黔首之可誣指白日以自保

倒戈之旅抗前歌之師五世崇基一舉而滅豈非
鑄金石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爲力歟抑又聞之皇
天無親唯德是輔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齊
自河清之後逮於武平之末土木之功不息嬪嬙之
選無已征稅盡人力殫物產無以給其求江海不能
贍其欲所謂火旣熾矣更負薪以足之數旣窮矣又
爲惡以促之欲求大厦不燔延期過曆不亦難乎由
此言之齊氏之敗亡蓋亦由人匪唯天道也

後周書王褒庾信傳論

令狐德棻

史臣曰兩儀定位日月揚暉天文彰矣八卦以陳書契有作人文詳矣若乃墳索所記莫得而云典謨以降遺風可述是以曲阜多才多藝鑒二代以正其本闕里性與天道修六經以維其末故能範圍天地綱紀人倫窮神知化稱首於千古經邦緯俗藏用於百代至矣哉斯固聖人之述作也逮乎兩周道喪七十七義乖淹中稷下八儒三墨辯博之論蜂起漆園漆谷名法兵農宏放之詞霧集雖雅誥與義或未盡善者其所長蓋賢達之源流也其後逐臣屈平作離騷以收志宏才豔發有惻隱之美宋玉南國詞人追遠轡

而亞其迹大儒荀況賦禮智以陳其情含章鬱起有
諷論之義賈生洛陽才子繼清景而奮其暉並陶鑄
性靈組織風雅詞賦之作實爲其冠自是著述滋繁
體制匪一孝武之後雅尚斯文揚葩振藻者如林而
二馬王楊爲之傑東京之朝茲道逾扇咀徵舍商者
成市而班傅張蔡爲之雄當塗受命尤好蟲篆金行
勃興無替前列曹王陳阮負宏行之思挺棟幹於鄧
林潘陸張左擅侈麗之才飾羽儀於鳳穴斯並高視
當世連衡孔門雖時運推移質文屢變譬猶六代並
湊易俗之用無爽九流競逐一致之理同歸歷選前

英於茲爲盛旣而中州版蕩戎狄交侵僭僞相屬士
民塗炭故文章黜焉其潛思於戰爭之間揮翰於鋒
鏑之下亦往往而間出矣若乃魯徽杜廣徐光尹弼
之疇知名於二趙宋諺封奕朱彤梁讜之屬見重於
燕秦然皆迫於倉卒牽於戰爭章奏符檄則粲然可
觀體物緣情則寂寥於世非其才有優劣時運然也
至朔漠之地葢爾夷俗胡義周之頌國都足稱宏麗
區區河右而學者埒於中原劉延明之銘酒泉可謂
清典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豈徒言哉洎乎有魏
定鼎沙朔南包河淮西吞關隴當時之士有許謙崔

宏崔浩高閭游雅等先後之間聲實俱茂詞義典正
有永嘉之遺烈焉及太和之辰雖復崇尚文雅方驟
金路多乖往轍涉海登山罕值良寶其後袁翻才稱
澹雅常景思操沉鬱彬彬焉蓋一時之俊秀也周氏
創業運屬凌夷纂遺文於既喪聘奇士如弗及是以
蘇亮蘇綽盧柔唐瑾元偉李昶之徒咸奮鱗翼自致
青紫然綽建言務存質朴遂糠粃魏晉憲章虞夏雖
屬詞有師古之美矯枉非適時之用故莫能常行焉
旣而革車電邁渚宮雲撤爾其荆衡杞梓東南竹箭
備器用于廟堂者衆矣唯王褒庾信奇才秀出牢籠

于一代是時世宗雅詞雲委滕趙二王雕章間發咸
築宮虛館有如布衣之交由是朝廷之人間閭之士
莫不志味於遺韻眩精於末光猶丘陵之仰嵩岱川
流之宗溟渤也然則子山之文發源於宋末盛行於
梁季其體以淫放爲本其詞以輕險爲宗故能誇目
侈於紅紫蕩心逾於鄭衛昔楊子雲有言詩人之賦
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若以庾氏方之斯又詞賦
之罪人也原夫文章之作本乎情性覃思則變化無
形言則條流遂廣雖詩賦與奏議異軫銘誄與書
論而撮其旨要舉其大抵莫若以氣爲主以文

傳意考其殿最定其區域撫六經百氏之英華探屈
宋卿雲之秘奧其調也尚遠其旨也在深其理也貴
當其辭也欲巧然後瑩金璧播芝蘭文質因其宜繁
約適其變權衡輕重斟酌古今和而能壯麗而能典
煥乎若五色之成章紛乎猶八音之繁會夫然則魏
文所誦通才足以備體矣士衡所謂難能足以逮意
矣

隋書裴仁基傳論

魏徵

史臣曰古先帝王之興也非夫至德深仁格於天地

有豐功博利弘濟艱難不然則其道無由矣自周邦
不競隋運將隆武元高祖金著大功於王室平南國
摧東夏總百揆定三方然後變謳歌遷寶鼎於時匈
奴驕倨勾吳不朝旣爭長於黃池亦飲馬於清渭高
祖內綏外禦日不暇給委心齊於俊傑寄折衝於爪
牙文武爭馳羣策畢舉彫削夏之虜掃黃旗之寇峻
五岳以作鎮環四海以爲池厚澤被於域中餘威震
於殊俗煬帝蒙故業踐丕基黜伊洛而圖嶠函跨兩
都而總萬國矜曆數之在已忽王業之艱難不務以
道恤人將以申威海外運詎諫之智騁飾非之辯耻

轍迹之未遠忘德義之不修於是鑿通渠開馳道樹
以柳杞隱以金槌西出玉門東踰碣石塹山堙谷浮
河達海民力凋盡徭戍無期率土之心鳥驚魚潰方
西規奄蔡南討流求親總八狄之師屢踐三韓之域
自以威行萬物顧指無違又躬爲長君功高曩列寵
不假於外戚權不逮於羣下足以轡轢軒唐奄吞周
漢子孫萬代人莫能窺振古以來一君而已遂乃外
疎猛士內忌忠良耻有盜竊之聲惡聞喪亂之事出
師命將不料衆寡兵少力屈者以畏慙受顯誅竭誠
克勝者以功高蒙隱戮或斃鋒刃之下或殞鳩毒之

中賞不可以有功求劑不可以無罪免畏首畏尾進
退維谷彼山東之羣盜多出廝役之中無尺土之資
十家之產豈有陳涉亡秦之志張角亂漢之謀哉皆
苦於上欲無厭下不堪命饑寒交切救死萑蒲莫識
旌旗什伍之容安知行師用兵之勢但人自爲戰衆
怒難犯故攻無完城野無橫陣星離棊布以千百數
豪傑因其機以動之乘其勢而用之雖有勇敢之士
明智之將連踵覆沒莫之能禦煬帝魂褫氣懾望絕
兩京謀竄身於江湖襲永嘉之舊迹旣而禍生轂下
疊起舟中思蚤告而莫追唯請歿而獲可身棄南巢

之於前白旗之上子孫勦絕宗廟爲墟夫以開皇
之初比於大業之盛度土地之廣狹料戶口之衆寡
弄甲兵之多少校倉廩之虛實九鼎之譬鴻毛未喻
輕重培塿之方高岱曾何等級論地險則遼隧未擬
於長江語人謀則勾麗不侔於陳國高祖掃江南以
清六合煬帝事遼東而喪天下其故何哉所爲之迹
同所用之心異也高祖北却強胡南并百越十有餘
載戎車屢動民亦勞止不爲無事然其動也思以安
之其勞也思以逸之是以民致時雍師無怨讟誠在
於愛利故其興也勃焉煬帝嗣承平之基乘已安之

業肆其淫放虐用其民視億兆如草芥顧羣臣如寇
讐勞近以事遠求名而喪實兵纏魏闕阨危弗圖圍
解鴈門慢遊不息天奪之魄人益其灾羣盜並興百
殃俱起自絕民神之望故其亾也忽焉訊之古老考
其行事此高祖之所由興而煬帝之所以滅者也可
不謂然乎其隋之得失存亡與秦相類始皇并
吞六國高祖統一九州二世虐用威刑煬帝肆行猜
毒皆禍起於羣盜而身殞於匹夫原始要終若合符
契矣玄感宰相之子荷國重恩君之失德當竭股肱
未議致身先圖問鼎遂假伊霍之事將肆莽卓之心

人神同疾敗不旋踵兄弟就殖醢之誅先人受焚如
之酷不亦甚乎李密遭會風雲奮其鱗翼思封函谷
將割鴻溝朞月之間衆數十萬破化及摧世充聲動
四方威行萬里雖運垂天眷事屈興王而義協人謀
雄名克振壯矣然志性輕狡終致顛覆其度長絜大
抑陳項之季孟歟

隋書文學傳論

魏徵

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傳
曰言身之文也言而不文行之不遠故堯曰則天表

文明之稱周云盛德著煥乎之美然則文之爲用其
大矣哉上所以敷德教於下下所以達情志於上大
則經緯天地作訓垂範次則風謠歌頌匡王和民或
離讒放逐之臣塗窮後門之士道輒軻而未遇志鬱
抑而不申憤激委約之中飛文魏闕之下奮迅泥滓
自致青雲振沈溺於一朝流風聲於千載往往而有
是以凡百君子莫不用心焉自漢魏以來迄乎晉宋
其體屢變前哲論之詳矣暨永明天監之際太和天
保之間洛陽江左文雅尤盛于時作者濟陽江淹吳
郡沈約樂安任昉濟陰溫子昇河間邢子才鉅鹿魏

伯起等金學窮書圖思極人文縟綵鬱於雲霞逸興
振於金石英華秀發波瀾浩蕩筆有餘力詞無竭源
方諸張蔡曹王亦各一時之選也聞其風者聲馳景
慕然彼此好尚互有異同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清綺
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氣質則理勝其詞清綺則
文過其意理深者便於時用文華者宜於詠歌此其
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也若能掇彼清音簡茲累句
各去所短合其兩長則文質斌斌盡善盡美矣梁自
大同之後雅道淪缺漸乖典則爭馳新巧簡文湘東
啓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揚鑣其意淺而繁其文匿

而彩詞尚輕險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聽蓋亦亾國之音乎周氏吞併梁荆此風扇於關右狂簡斐然成俗流宕忘反無所取裁高祖初統萬機每念斲雕爲樸發號施令咸去浮華然時俗詞藻猶多淫麗故憲臺執法屢飛霜簡煬帝初習藝文有非輕側之論暨乎卽位一變其風其與越公書建東都詔冬至受朝詩及擬飲馬長城窟金存雅體歸於典制雖意在駢淫而詞無浮蕩故當時綴文之士遂得依而取正焉所謂能言者未必能行蓋亦君子不以人廢言也爰自東帝歸秦逮乎青蓋入洛四隩咸舉九州攸同江

其然乎時之文人見稱當世則范陽盧思道安平李
德林河東薛道衡趙郡李元操鉅鹿魏澹會稽虞世
基河東柳詵高陽許善心等或鷹揚河朔或獨步漢
南俱騁龍光金驅雲路各有本傳論而敘之其潘徽
萬壽之徒或學優而不切或才高而無貴仕其位可
得而卑其名不可堙沒今總之於此爲文學傳云

隋書隱逸傳論

魏徵

自肇有書契綿歷百王雖時有盛衰未嘗無隱逸之士也故易稱遁世無悶又曰不事王侯詩曰皎皎白駒在此空谷禮云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語曰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雖出處殊塗語默異用各言其志皆君子之道也洪崖兆其始箕山扇其風七人作乎周年四皓光乎漢日魏晉以降其流逾廣其大者則輕天下細萬物其小者則安苦節甘賤貧或與世同塵隨波瀾以俱逝或避世矯俗望江湖而獨往狎翫魚鳥左右琴書拾遺粒而織落毛飲石泉而蔭松栢放情宇宙之外自足懷抱之中然皆欣欣

於獨善鮮汲汲於兼濟而受命哲王守文令王莫不
束帛交馳蒲輪結轍奔走巖谷唯恐不達者何哉以
其道雖未弘志不可奪縱無舟楫之功終有堅貞之
操足以立懦夫之志息貪競之風與夫苟得之徒不
可同年共日所謂無用以爲用無爲而無不爲者也
故敘其人列其行以備隱逸篇云

史述贊

晉懷愍二帝贊

贊曰懷佩玉璽愍居宮屋齧墜三山鯨魚九服隳入

金商穹居未央園
平陽主憂臣哭于何不減

晉元帝明帝贊

贊曰傾天起害猛獸呈災琅瑯之子仁義歸來龔行
趙壁命筭荆臺雲瞻北海望南開晉陽禦敵河西
全壤胡寇雖艱靈心弗爽三方馳驚百蠻從響寶命
還昌金輝載朗明后岐嶷軍書拔要莽首晨懸董臍
昏燎厥德不回餘風可劭

后妃傳贊

贊曰二妃光舜三母翌周昧升夷癸褒進墜幽家邦

興滅職此之由穆后沈斷忘情執爨故劍辭恩池蒲
起歎崇化繁祉肇基商亂二楊繼寵福極災生南風
熾虐國喪身傾獻容幸亂居辱疑榮援筆廢王持尺
威帝契濶終罹殷憂以斃芬實窈窕芳菲婉孌吕妾
變羸黃姬化芋石丈遠著金行潜徙婦德傾城迷朱
奪紫

忠義傳贊

贊曰重義輕生亾軀殉節勁松方操嚴霜比烈白刃
可陵貞心難折道光振古芳流來哲

文苑傳贊

贊曰豳象垂法宮徵流音美哉君_子揚_廷翰林俱_諸
振玉各_檀鐸金子安太冲_適文綺爛_袁庾充_體縉_藻
霞煥架_彼辭人共超清貫

續文選卷第二十七

明平原湯紹祖公孟撰

論

文心雕龍論神思

劉勰

古人云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闕之下。神思之謂也。文之思也。其神遠矣。故寂然凝慮。思接千載。悄焉動容。視通萬里。吟咏之間。吐納珠玉之聲。眉睫之前。卷舒風雲之色。其思理之致乎。故思理爲妙。神與物游。神居胸臆。而志氣統其關鍵。物公耳目。而辭令管其

樞機。樞機方通。則物無隱貌。關鍵將塞。則神有趣心。是以陶鈞文思。貴在虛靜。疏淪五藏。澡雪精神。積學以儲寶。酌理以富才。研閱以窮照。馴致以繹辭。然後使玄解之宰。尋聲律而定墨。獨照之匠。闡意象而運斤。此蓋馭文之首術。謀篇之大端。夫神思方運。萬塗競萌。規矩虛位。刻鏤無形。登山則情滿於山。觀海則意溢於海。我才之多少。將與風雲而並驅矣。方其搦翰。氣倍辭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何則。意翻空而易奇。言徵寔而難巧也。是以意授於思。言授於意。密則無際。疎則千里。或理在方寸。而求之域表。或義在咫尺。

尺而思隔山河。是以秉心養術。無務苦慮。含章司契。不必勞情也。人之稟才。遲速異分。文之制體。大小殊功。相如含筆而腐毫。楊雄輟翰而驚夢。桓譚疾感於苦思。王充氣竭於思慮。張衡研京以十年。左思練都以一紀。雖有巨文。亦思之緩也。淮南崇朝而賦騷。枚臯應詔而成賦。子建援牘如口誦。仲宣舉筆似宿構。阮瑀據案而制書。禰衡當食而草奏。雖有短篇。亦思之速也。若夫駿發之士。心總要術。敏在慮前。應機立斷。覃思之人。情饒岐路。鑒在疑後。研慮方定。機敏故造。次而成功。慮疑故愈。久而致績。難易雖殊。金資博。

練若學淺而空遲。才疎而徒速。以斯成器。未之前聞。是以臨篇綴慮。必有二患。理鬱者苦貧。辭弱者傷亂。然則博聞爲饋貧之糧。貫一爲拯亂之藥。博而能一。亦有助乎心力矣。若情數詭雜。體變遷貿。拙辭或孕於巧義。庸事或萌於新意。視布於麻。雖云未費。杼軸獻功。煥然乃珍。至於思表纖音。文外曲致。言所不追。筆固知止。至精而後闡其妙。至變而後通其數。伊摯不能言鼎。輪扁不能語斤。其微矣乎。

文心雕龍論夸飾

大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神道難摹。精
言不能追其極。形器易寫。壯辭可得喻其真。才非短
長。理自難易耳。故自天地以降。豫入聲貌。文辭所被。
夸飾恒存。雖詩書雅言。風格訓世。事必宜廣。文亦過
焉。是以言峻則嵩高極天。論狹則河不容舠。說多則
子孫千億。稱少則民靡孑遺。襄陵舉滔天之目。倒戈
立漂杵之論。辭雖已甚。其義無害也。且夫鴟音之醜。
豈有泮林而變好。茶味之苦。寧以周原而成飴。金意
深褒讚。故義成矯飾。大聖所錄。以垂憲章。孟軻所云。
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也。自宋玉景差夸。

飾始盛。相如憑風詭濫愈甚。故上林之館。奔星與宛虹入軒。從禽之盛。飛簾與鷦鷯俱獲。及楊雄甘泉酌其餘波。語環竒則假珍於玉樹。言峻極則顛墜於鬼神。至東都之比目。西京之海若。驗理則理無不驗。窮飾則飾猶未窮矣。又子雲校獵。鞭宓妃以饒屈原。張衡羽獵。困玄冥於朔野。變彼洛神。既非蝸螭。惟此水怪。亦非魑魅。而虛用濫形。不其疎乎。此欲夸其威而其事義睽刺也。至如氣貌山海。體勢宮殿。嵯峨揭業。熠燿焜煌之狀。光采煒煒而欲然。聲貌岌岌其將動。莫不因夸以成狀。沿飾而得奇也。於是後進之才。

獎氣挾聲。軒翥而欲奮飛。騰躑而羞跼步。辭入焯焯。春藻不能程其艷。言在斐絕。寒谷未足成其凋。談歡則字與笑並。論感則聲共泣。信可以發蘊而飛滯。披瞽而駭聾矣。然飾窮其要。則心聲鋒起。夸過其理。則名寔兩乖。若能酌詩書之曠旨。剪揚馬之甚泰。使夸而有節。飾而不誣。亦可謂之懿也。

文心雕龍論時序

劉勰

時運交移。質文代變。古今情理。如可言乎。昔在陶唐。德盛化鈞。野老吐何力之談。郊童含不識之歌。有虞

繼作政阜民暇薰風詩於元后爛雲歌於列臣盡其
美者何乃心樂而聲泰也至大禹敷土九序咏功成
湯聖敬猗歟作頌逮姬文之德盛周南勤而不怨太
王之化淳邠風樂而不淫幽厲昏而板蕩怒平王微
而黍離哀故知歌謠文理與世推移風動於上而波
震於下者春秋以後角戰英雄六經泥蟠百家颺駭
方是時也韓魏力政燕趙任權五蠹六蟲嚴於秦令
唯齊楚兩國頗有文學齊開莊衢之第楚廣蘭臺之
宮孟軻賓館荀卿宰邑故稷下扇其清風蘭陵鬱其
茂俗鄒予以談天飛譽騶奭以雕龍馳響屈平聯藻

于日月宋玉交彩于風雲觀其艷說則籠罩雅頌故
知煒燁之奇意出乎縱橫之詭俗也爰至有漢運接
燔書高祖尚武戲儒簡學雖禮律草創詩書未遑然
大風鳴鵠之歌亦天縱之英作也施及孝惠迄于文
景經術頗興而辭人勿用賈誼抑而鄒枚沉亦可知
已逮孝武崇儒潤色鴻業禮樂爭輝辭藻競騖柏梁
展朝讌之詩金堤製恤民之詠枚乘以蒲輪申主
父以鼎食擢公孫之對策歎兒寬之疑奏買臣負薪
而衣錦相如滌器而被繡於是史遷壽王之徒嚴終
枚臯之屬應對固無方篇章亦不匱遺風餘采莫與

比盛越昭及宣實繼武績馳騁石渠暇豫文會集雕
篆之軼材發綺縠之高喻於是王褒之倫底祿待詔
自元暨成降意圖籍笑玉屑之諫清金馬之路子雲
銳思於千首子政讐校於六藝亦已美矣爰自漢室
迄至成哀雖世漸百齡辭人九變而大抵所歸祖述
楚辭靈均餘影於是乎在自哀平陵替光武中興深
懷圖讖頗略文華然杜篤獻諫以免刑班彪參表以
補令雖非旁求亦不遐棄及明帝疊耀崇愛儒術肄
禮璧堂講文虎觀孟堅珥筆于國史賈逵給禮于端
頌東平擅其懿文沛王振其通論帝則藩儀輝光相

照矣自安和已下迄至順桓則有班傅三崔王馬張
蔡磊落鴻儒才不時乏而文章之選存而不論然中
興之後羣才稍改前轍華實所附斟酌經辭蓋歷政
講聚故漸靡儒風者也降及靈帝時好辭製造義皇
之書開鴻都之賦而樂松之徒招集淺陋故楊賜號
爲驩兜蔡邕比之俳優其餘風遺文蓋蔑如也自獻
帝播遷文學蓬轉建安之末區宇方輯魏武以相王
之尊雅愛詩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辭賦陳思以
公子之豪下筆琳琅金體貌英逸故俊才雲蒸仲宣
委質於漢南孔璋歸命於河北偉長從宦於青土公

幹狗質於海隅德璉綜其斐然之思元瑜展其翩翩之樂文蔚休伯之儔子傲德祖之侶傲雅觴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灑筆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談笑觀其時文雅好慨慷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並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至明帝纂戎制詩度曲徵篇章之士置崇文之館何劉羣才迭相照耀少王相仍唯高貴英雅顧眄合章動言成論於時正始餘風篇體輕澹而嵇阮應繆並馳文路矣逮晉宣始基景文克構金跡沉儒雅而務深方術至武帝惟新承平受命而膠序篇章弗簡皇慮降及懷愍綴旒而已然晉

雖不文文才實盛茂先搖筆而散珠太冲動墨而橫
錦岳湛曜聯璧之華機雲標二俊之采應傳三張之
徒孫摯成公之屬金結藻清英流韻綺靡前史以爲
運涉季世人未盡才誠哉斯談可爲歎息元皇中興
披文建學劉刁禮吏而寵榮景純文敏而優擢逮明
帝秉哲雅好文會升儲御極孳孳講藝練情於誥策
振采於辭賦庾以筆才逾親溫以文思益厚揄揚風
流亦彼時之漢武也及成康促齡穆哀短祚簡文勃
興淵乎清峻微言精理函滿玄席澹思醲采時灑文
囿至孝武不嗣安恭已矣其文史則有袁殷之曹孫

子之輩雖才或淺深珪璋足用自中朝貴玄江左稱
盛因談餘氣流成文體是以世極迍邐而辭意夷泰
詩必枉下之旨歸賦乃漆園之義疏故治文變染乎
世情興廢繫乎時序原始以要終雖百世可知也自
宋武愛文文帝彬雅秉文之德孝武多才英采雲構
自明以下文理替矣爾其縉紳之林霞蔚而飈起王
袁聯宗以龍章顏謝重葉以鳳采何范張沈之徒亦
不可勝也蓋聞之於世故略舉大較暨皇齊馭寶運
集休明太祖以聖武膺籙高祖以睿文纂業文帝以
貳離含章中宗以上哲興運並文明自天緝遐景祚

今聖歷方興。文思充被。海岳降神。才英秀發。馭飛龍於天衢。駕騏驎於萬里。經典禮章。跨周轢漢。唐虞之文。其鼎盛乎鴻風。懿采短筆。敢陳颺言。讚時請寄明哲。

故治文以下
三行多訛

文心雕龍論物色

劉勰

春秋代序。陰陽慘舒。物色之動。心亦搖焉。蓋陽氣萌而玄駒步。陰律凝而丹鳥羞。微蟲猶或入感。四時之動物深矣。若夫珪璋挺其惠心。英華秀其清氣。物色相召。人誰獲安。是以獻歲發春。悅豫之情暢。滔滔孟

夏鬱陶之心凝。天高氣清。陰沈之志遠。霰雪無垠。矜
肅之慮深。歲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遷。辭以情發。
一葉且或迎意。蟲聲有足引心。况清風與明月同夜。
白日與春林共朝哉。是以詩人感物。聯類不窮。流連
萬象之際。沈吟視聽之區。寫氣圖貌。既隨物以宛轉。
屬采附聲。亦與心而徘徊。故灼灼狀桃花之鮮。依依
盡楊柳之貌。杲杲爲出日之容。漣漣擬雨雪之狀。喈
喈逐黃鳥之聲。嚶嚶學草蟲之韻。皎日嘒星。一言窮
理。參差沃若。兩字連形。並以少總多。情貌無遺矣。雖
復思經千載。將何易奪。及離騷代興。觸類而長。物貌

難盡。故重沓舒狀。於是嵯峨之類聚。葳蕤之羣積矣。及長卿之徒。詭勢環聲。模山範水。字必魚貫。所謂詩人麗則而約言。辭人麗淫而繁句也。至如雅詠棠華。或黃或白。騷述秋蘭。綠葉紫莖。凡摛表五色。貴在時見。若青黃屢出。則繁而不珍。自近代以來。文貴則似窺情風景之上。鑽貌草木之中。吟詠所發。志惟深遠。體物爲妙。功在密附。故巧言切狀。如印之印泥。不加雕削。而曲寫毫芥。故能贍言而見貌。印字而知時也。然物有恒姿。而思無定檢。或率爾造極。或精思愈疎。且詩騷所標。金攄要害。故後進銳筆。怯於爭鋒。莫不

因方以借巧。卽勢以會奇。善於適要。則雖舊彌新矣。是以四序紛迴。而入興貴閑。物色雖繁。而析辭尚簡。使味飄飄而輕舉。情曄曄而更新。古來辭人。異代接武。莫不參伍以相變。因革以爲功。物色盡而情有餘者。曉會通也。若乃山林臯壤。寔文思之奧府。略語則闕。詳說則繁。然屈平所以能洞監風騷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

家訓論文章

顏之推

夫文章者。原出五經。詔命策檄。生于書者也。序述論

議生于易者也。歌詠賦頌，生于詩者也。祭祀哀誅，生于禮者也。書奏箴銘，生于春秋者也。朝廷憲章，軍旅誓誥，敷顯仁義，發明功德，牧民建國，施用多途。至於陶冶性靈，從容諷諫，入其滋味，亦樂事也。行有餘力，則可習之。然而自古文人多陷輕薄，屈原露才揚已，顯暴君過；宋玉體貌容冶，見遇俳優；東方曼倩滑稽不雅；司馬長卿竊貲無操；王褒過章，僮約；楊雄德敗美新；李陵降辱夷虜；劉歆反覆莽世；傅毅黨附權門；班固盜竊父史；趙元叔抗竦過度；馮敬通浮華擯壓；馬季長佞媚獲誚；蔡伯喈同惡受誅；吳質詆訶鄉里。

曹植悖慢犯法。杜篤乞假無厭路粹。隘狹已甚。陳琳
實號麤疎。繁欽性無檢格。劉禎屈強輸作。王粲率躁
見嫌。孔融禍衡誕傲致殞。楊修丁廙扇動取斃。阮籍
無禮敗俗。嵇康凌物凶終。傅玄忿鬪免官。孫楚矜誇
凌上。陸機犯順履險。潘岳乾沒取危。顏延年負氣摧
黜。謝靈運空疎亂紀。王元長凶賊自貽。謝玄暉悔慢
見及。凡此諸人。皆其翹秀者。不能悉紀。大較如此。至
于帝王亦或未免。自昔天子而有才華者。惟漢武魏
太祖文帝明帝宋孝武帝。皆負世議。非懿德之君也。
自于游子夏荀況孟軻枚乘賈誼蘇武張衡左思之

儔有盛名而免過患者時復聞之但其損敗居多耳
每嘗思之原其所積文章之體標舉興會發引性靈
使人矜伐故忽於持操果於進取今世文士此患彌
切一事愜當一句清巧神厲九霄志凌千載自吟自
賞不覺更有傍人加以砂礫所傷慘於矛戟諷刺之
禍速乎風塵深宜防慮以保元吉

勞生論

盧思道

莊子曰大塊勞我以生誠哉斯言也余年近五十羸
老云至追惟疇昔勤矣厥生乃著茲論因時事云爾

罷郡屏居有客造余者少選之頃盱衡而言曰生者
天地之至德人者有生之最靈所以作配兩儀稱貴
羣品妍媸愚智之辨天懸壤隔行已立身之異入海
登山今吾子生於右地九葉卿族天授俊才萬夫所
仰學綜流略慕孔門之游夏詞窮麗則擬漢日之卿
雲行藏有節進退以禮不諂不驕無愠無懌偃仰貴
賤之間從容語默之際何其裕也下走所欣羨焉余
莞爾而笑曰未之思乎何所言之過也子其清耳請
爲左右陳之夫人之生也皆未若無生在余之生勞
亦勤止統緒之年服膺教義規行矩步從善而登市

冠之後影纓受署韁鎖仁義籠絆朝市失翹陸之本
性喪江湖之遠情淪此風波溺於倒置憂勞總至事
非一緒何則地胄高華旣致嫌於管庫才識美茂亦
受嫉於愚庸篤學強記聾瞽於焉側目清言河瀉木
訥所以疚心豈徒蟲惜春蜚鴟怵腐鼠同江都而永
嘆傳長沙而不歸固亦魯值臧倉楚逢靳尚趙壹爲
之哀歌張昇於是慟哭有齊之季不遇休明俛脰就
鞅跼蹐無地段珪張讓金貝是視賈謐郭淮腥臊可
厭淫形以逞禍延池魚耳聽惡來之讒足踐龍逢之
血周氏末葉仍值辟王歛笏升階汗流浹背莒客之

踵躋焦原比茲非險齊人之手執馬尾方此未危若
乃羊腸句注之道據鞍振策武落鷄田之外櫛風沐
雨三旬九食不敢稱敝此之爲役蓋其小小者耳當
今運祚肇開四門以穆冕旒司契于上夔龍佐命于
下岐伯善卷耻狗幽憂卞隨務光悔從木石今年在
秋方已迫知命情禮宜退不獲晏安一葉從風無損
鄧林之攢植雙鳧退飛不虧渤澥之游泳耕田鑿井
晚息晨興候南山之朝雲覽北戶之明月汜勝九穀
之書觀其節制崔寔四人之令奉以周旋晨荷蓑笠
白屋黃冠之伍夕談稼穡霑體途足之倫濁酒盈樽

華轂生塵來如激矢雀羅暫設去等絕絃飴蜜非甘
山川未阻千變萬化鬼出神入爲此者皆衣冠士族
或少乏藝能不耻不仁不畏不義罔愧友朋莫慙妻
子外呈厚貌內蘊百心由是則紆青佩紫牧州典郡
冠幘刼人厚自封殖妍歌妙舞列鼎撞鐘耳倦絲桐
口飫珍旨雖素論以爲非而時宰不之責末俗嗤鄙
如此之弊余則違時薄官屏息窮居甚耻驅馳深畏
乾沒心若死灰不營勢利家無擔石不齎一錢偶影
聯官將數十載驚拙致笑輕生所以告勞也真人御
宇斲雕爲朴人知榮辱時反邕熙風力上宰內敷文

教方邵重臣外揚武節被之大道洽以淳風舉必以
才爵無濫授稟斯首鼠不預衣簪附黨比周掃地俱
盡輕薄之儔滅景竄跡礫石變爲珪瑜莠莠化爲芝
蘭扇俗攪時駭耳穢目今悉不聞不見莫余敢侮易
曰聖人作而萬物睹斯之謂乎

史通論書志

劉知幾

或以爲天文藝文雖非漢書所宜取而有廣聞見難
爲刪削也對曰苟事非其限而越理來書自可觸類
而長於何不錄又有要於此者今可得而言焉夫圓

首方足含靈受氣吉凶形於相貌貴賤彰於骨法生
人之所欲知也四支六府痾瘵所纏苟詳其孔穴則
砭灼無悞此養生之尤急且身名並列親疎自明豈
可近昧形骸而遠求辰象旣天文有志何不爲人形
志乎茫茫九州言語各異大漢輶軒之使譯導而通
足以驗風俗之不同示皇威之廣被且事當炎運尤
相關涉爾雅釋物非無往例旣藝文有志何不爲方
言志乎但班固綴孫卿之詞以序刑法探孟軻之語
用裁食貨五行出劉向洪範藝文取劉歆七略因人
成事其目遂多至若許負相經楊雄方言並當時所

重見傳流俗若加以二志幸有其書何獨捨諸深所未曉歷觀衆史諸志列名或前略而後詳或古無而今有雖遮補所闕各自以爲工推而論之皆未得其最蓋可以爲志者其道有三焉一曰都邑志二曰氏族志三曰方物志何者京邑翼翼四方是則千門萬戶兆無仰其威神虎踞龍蟠帝王表其尊極兼復土約者所以安人阿房未央窮奢者由其敗國此其惡可以誡世其善可以勸後者也且宮闕制度朝聘儀前王所爲後王取則故齊府肇建誦魏都以立宮代國初遷寫吳京而樹闕故知經始之

義卜揆之功經百王而不易無一日而可廢也至如
兩漢之都咸洛晉宋之宅金陵魏徙伊瀍齊居漳滏
隋氏二世分置兩都此金規模宏遠名號非一凡爲
國史者宜各撰都邑志列於輿服之上金石草木編
紵絲枲之流鳥獸蟲魚齒革羽毛之類或百蠻攸稅
或萬國是供夏書則編於禹貢周書則託於王會亦
有圖形九牧之鼎列狀四荒之經觀之者擅其博聞
學之者騁其多識自漢氏拓境無國不賓則有邛竹
傳節蒟醬流味大宛輸其善馬條支致其巨雀爰及
魏晉迄於周隋咸亦遐邇來王任土作貢異物歸於

計吏奇名顯於職方凡爲國史者宜各撰方物志列
於食貨之首帝王苗裔公侯子孫餘慶所鍾百世無
絕能言吾祖郊子見師於孔公不識其先籍談取誚
於姬后故周撰世本式辨諸宗楚置三閭實掌王族
逮乎晚葉譜學尤煩用之於官可以品藻士庶施之
於國可以甄別華夷自劉曹受命雍豫爲宅世胄相
承子孫蕃衍及永嘉東渡流寓揚越代氏南遷革夷
從夏於是中朝江右南北混淆華壤邊民虜漢相雜
隋有天下文軌大同江外山東人物殷湊其間高門
素族非復一家郡正州都世掌其任凡爲國史者宜

各撰氏族志列於百官之下蓋自都邑已降氏族而往實爲志者所宜先而諸史竟無其錄如休文宋籍廣以符瑞伯起魏篇加之釋老徒以不急爲務曾何足云惟此數條粗加商略得失利害從可知矣庶夫後來作者擇其善而行之

陳後主論

長城公器識古人承平嗣主觀其求忠讜之士禁左道之人淫祀妖書鏤薄假物卽古明哲何以加焉但強寇臨邊南國斯蹙禮義不舉苛刻日滋鄰好不敦

傲是務嬖妾五十盡有珥貂之容麗服一千咸取
大桃之色加以貴妃夾坐狎客承筵玉貌絳脣咀嚼
宮徵花牋綵筆吟詠烟霞長夜不疲略無醒日于時
也隋德甫隆南被江漢厚待間謀羊叔子之傾敵人
不伐有喪楚恭王之結隣好加以賀若謀勇應變如
神擒虎雄風臨機若電莫不迎刃自裂聽鼓爭奔斬
張悌之守迷降薛瑩之知命紫殿正色不用袁憲之
言白刃交前但爲無社之計嗟乎龍盤虎踞之地露
草霑衣千門雙闕之間風烟歇絕臨江離別之感赴
洛鳴咽之悲五百里之俘囚纍纍不絕三百年之王

氣寂寂長空一國爲一人興前賢以後愚滅其來尚
矣

黨人論

鄭曉

嗚呼君子未嘗一日忍忘其君故綸中賦外以敦王
事翕名歛迹以完國體皆以致吾心而植吾義也周
公何人方其君臣相孚僚儕相穆鳳翥龍驤旁畫四
海已而三叔閼垣四國裂扈成王含疑召保弗懌罪
罟驟張羅織臣僕白之則形迹難昭諫之則訐發已
甚畱之則翕訛益深歿之則危疑驟變周公於此有

去而已而豐鎬之間塗豕鬼車禍且不測逮夫天道
動威王心悔悟袞繡西歸國是稍定旋復東征折斧
破缺君臣之際若斯之難也苟時不可爲勢不可爲
權力不能爲聞望不足爲則遵養時晦撫機順應可
也又不幸則避難善俗甘心白首可也是故元愷遜
迹於四凶阿衡寶璫於三葉箕子披髮於狡童仲尼
脫冕於婦口柳下躊躇於望國伯玉卷懷於舊邦石
蜡乞老於綠衣孝友假詞於執紼叔肸完名於公弟
甯俞保身於周庭先蔑避禍於適秦子哀辭榮於遜
魯陶朱扁舟於鳥喙子房謝爵於赤松進不結難叢

尤以忤戰龍之怒退不招朋遊譽以干螫螻之嫌國
體君聲圖全於宥密士氣賢流超拔於陷穽盤桓委
曲不迫不徐可行可止憂樂偕時何其明且智也苟
徇名旣急熱心外慕羣疑衆難司而起譬侯張矢
集標起風摧君子恬焉自得志快意奮迹一時流
聲千古而小人磨牙礪齒刀戟森然圍而剗之暖谷
可坑濁流可投機發立死而不知悟豈不愚哉是故
君子寧愛身以明道無寧辱身以徇人寧晦名以乘
機無寧眩名以速謗寧含言以示默無寧翹言以賈
直寧約行以詭時無寧抗行以歛怨嗟乎此非達時

大觀樂天知道黻然於進退存亡得失之際者不能
與于斯也叔向數晉晏嬰憂齊泄冶諫陳正先許秦
忠則忠矣謂之知道則未也況其下此者乎東漢黨
錮諸賢何其誤也甘陵二子賓客揣議何關國事遂
成世網范岑冗職干竊吏權事起郡邑聲流學冑當
是時苟有遠覽深識之賢障瀾拔石堅畱力阻示以
中庸道以豈弟動以危言感以血誠則潰瓜包杞飛
鳥桃蟲尚可救藥而郭林宗賈偉節李元禮陳仲舉
諸人皆夙負時譽亦甘心倡和朋徒之盛列於周房
附從之勢廣於岑滂方且巧評激論顛倒豪強舉袂

抗顏頓摧卿相其徒三萬動搖四海事極變起名盛
禍隨張成與脫徽纒交結宦閣露章上聞天子震怒
謂其誹訕朝廷疑亂風俗移貳貞方扇成詭怪矧人
衆勢集則惡逾易染甘歠輕生則殘暴難避人言可
入主聽可移於是丹書下迫金購浚求督責郡縣守
相停祿勾校姻亞坐收隣伍鈐赭徧於章縫鬢序鞠
爲囹圄囊頭滿道檻車相望詞連迹牽者二百餘人
已而霍尚書竇校尉表請再三帝怒稍解閹氣益張
善淑旣消陰邪遂熾龍羈涸轍豕濁原野昔以拔茅
今乃需血昔以尚口今乃剥膚當是時雖痛心改轍

揮涕自懲亦已晚矣猶且恬不咎悟益肆標榜爾曰
君俊我曰顧及譬之雷霆震烈之時而笑戲謔慢不
知敬畏奇禍再起大變斯尋張儉發於朱金曹節慘
於侯覽刊章密捕踪跡益繁李膺輩歿獄者百數人
仇怨相訐報復睚眦其與黨人未嘗識面交言者盡
罹罟網歿徙廢禁又六七百人逮夫曹鸞申救殞命
槐里於是凡諸黨人生徒吏屬之舊外內總免之親
苟在仕籍盡皆禁錮蓋不啻幾千人矣由是下蓄義
憤上積淫刑干動天和鼓萃人怨黃巾倡亂震蕩四
方卒之盜賊滿山繡斧不能禁將帥不能戢板蕩列

於衰周典刑絕於商紂董卓首撓鍾簾曹操遂移鼎
龜諸君子當時忠義之腸今安在哉嗟乎不悟括囊
之譽堅於介石騰說之困棘於焚巢進退迫於鈺藩
行止迷於狼跋霰集而不知雨雪履霜而不知堅冰
乃欲以區區言語回九河於充海起萬仞於蟻垤計
亦左矣坑誅之禍兆於橫議誹謗之律始於反唇况
乎漢之失德其漸已久褒姒艷妻積穢中閨皇父家
伯矯權外府戚里無丁公申伯之賢師氏有節山渥
鼎之隙賦役繁重刑獄苛棘逮其末年宦星掩帝忠
臣烈士欲投巷牖之約則困於車隣之寺人欲避苓

紇不遺 卷三十一
苦之災則懲於楊園之巷伯君子于此苟悟進退乘
除之理身名緩急之倫十畝之桑何憂不給四簋之
饋何慮不飽聖學不明爲人已甚舍田芸田所得者
希所失者大矣善乎叔度汪洋淺深莫測孺子耕稼
賓客無聞姜肱韜面竟却圖形子龍漆工翛然絕跡
雖與黨錮諸人並居於世而身名俱全予有取哉

懲胡論上篇

并序

袁表

昔賈誼鑒秦失而作過秦陸機痛吳亡而作辨亡述
興替之原較短長之筭詞義卓美余心慕之及覩趙

宋之所以亡與我明之所以興慨然有作命曰懲
胡詩不云乎戎狄是膺荆舒是懲義取諸此使覽者
悟焉

宋室不綱御戎無策承五代昏亂之餘中國積衰之
後燕雲督亢棄以資敵靈夏河西失而不取遼人歲
擾於北陲夏氏日蹙於西鄙喪師者不誅割地者無
罰因循和議專事姑息金縉百萬歲輸遼左逮乎中
葉武備益弛王安石呂惠卿之徒創行新法流毒海
內青苗手實差役免役之制紛紛改易民不聊生下
有土崩之勢而上不悟民有倒懸之急而主不知施

及徽欽以昏闇之資而縱淫荒之慾神仙幻惑之技
土木花石之娛唯言莫違崇信奸回斥逐良士諍臣
卷舌而不諫忠良喪氣而不談內有章惇蔡卞林靈
素之徒以順其意外有童貫王黼之流以養其禍橫
挑邊釁失好強胡繇是女真氏崛起海陵憑陵近甸
驅哮囁之羣總狼虎之衆電掃燕趙雷震魏冀舉河
北如拾遺下山東猶振槁兩京失守空若無人連城
之將望風而獻款跨邑之師駢首而就戮徽欽北轅
華夏左袵裂冠冕爲椎髻變聲音爲侏離貫胸矐齒
深目高鼻之胡橫行乎九服三綱潰亂神人俶擾淫

穢之俗矐臊之風腥聞於天雖太古鴻蒙之運五胡
鼎沸之秋未有甚於此時者也當是時也雖使秦皇
漢武爲之君衛青蒙恬爲之將猶且難之而區區高
宗昏逾於桓靈懦甚於懷愍舍建康而弗居卽臨安
以爲宅航海以避敵屈膝以請和任權奸爲心膂疾
忠賢如仇讐紀律崩壞政刑舛錯由是武夫解體億
兆離心遂使帝王神明之統棄爲犬羊大盜之藪而
宋因以亾矣夫李綱趙鼎張浚之相非不賢也張韓
劉岳之將非不勇也京洛秦雍荆襄之地非不險也
完顏女直之主非必有劉淵石勒之雄也兀朮斜也

粘沒喝幹離不之酋非必有英衛韓彭之略也然而
兩河失守宗社丘墟者武備弛而國是乖和戰之議
舛而南北之勢殊也何則材官勁卒代北之所產也
強弓利鏃韓魏之所習也良驥名馬燕趙之所有也
金城天府崤函之所據也彼胡皆有之而欲以蕞爾
江左之地與之抗衡合一隅之士馬以當九州之驍
悍引垂絕之脆弱以支方張之凶醜譬之驅童豎以
敵賁獲走韓盧以搏猛虎其不格明矣向使宋之君
臣修其政教公其誅賞進忠良而遠佞選材勇而
汰憊弱厲夫差報讐之志效句踐忍辱之奇采戰攻

之上策絀和好之鄙筭定金陵爲都會跨江淮爲障
蔽控秦雍爲門戶通襄鄧爲咽喉固其疆場豐其穀
粟兢業以持之儉勤以訓之文告以申之敵愾以耻
之相時而動乘間而發固可以答元木之背繫女真
之頸混壹書軌而光復舊物也又何至國亾身辱爲
天下笑哉

連珠

連珠二首

吳均

蓋聞艷麗居身而以蛾眉入妬貞華炤物而以絕等

見猜是以班姬辭寵非無妖冶之色揚子寂寞豈乏
炫曜之才

蓋聞義夫投節不必識君烈士赴危豈期要利是以
墨子縈帶不蒙肉食之謀申胥泣血非有執珪之位
爲人作連珠一首

劉孝儀

妾聞芳性染情雖欲忘而不歇薰芬動慮事逾久而
更思是以津亭掩馥祗結秦婦之恨爵臺餘妬追生
魏妾之悲

擬連珠十二首

庾信

蓋聞蕭曹贊務雄略所資魯衛前驅威風所假是以
黃池之會可以爭長諸侯鴻溝之盟可以中分天下
蓋聞得賢斯在不藉揮鋒股肱良哉無論應變是以
屈完叅乘諸侯解方城之圍干木爲臣天下無西河
之戰

蓋聞邯鄲已危徒思馬服薊城去矣空用荆軻是以
竹杖扶危不能正武擔之石蘆灰縮水不能救宣房
之河

蓋聞穴蟻衝泉未知遠慮玄禽巢窠何能支久是以

大厦既焚不可灑之以淚長河一決不可障之以手
蓋聞彼黍離離大夫有喪亂之感麥秀漸漸君子有
去國之悲是以建章低昂不得猶瞻灞岸德陽淪沒
非復能臨偃師

蓋聞三世用兵既非貽厥陰謀累葉必以凶終是以
李都尉之風霜上蘭山而
蓋陸平原之意氣登河
橋而路窮

蓋聞名高八俊傷於閹豎之黨智周三傑斃於婦女
之計是以洪澤之蛟遂挫長饑之虎平臯之蟻能摧
夫水之龍

蓋聞十室之邑忠信在焉五步之內芬芳可錄是以
日南枯蚌猶含明月之珠龍門歿樹尚抱咸池之曲
蓋聞居蘭處鮑在其所習白羽素絲隨其所染是以
金性雖質處劒卽凶水德雖平經風卽險

蓋聞豫章七年斃於豐草芳蘭九畹淪於幽谷是以
欲求其真晉陽有自埋之蒿若賞其聲吳亭有已枯
之竹

蓋聞明鏡蒸食未爲得所干將補履尤可傷嗟是以
氣足凌雲不應止爲武騎才堪王佐豈宜直放長沙
蓋聞意氣難干非資扛鼎風神自湧無待翹關是以

曹劌登壇汶陽之田遽反相如睨柱連城之壁更還

連珠十五首

袁袞

臣聞應龍善化翬雲而興鴻鵠冥飛得風斯奮何則
橐籥以吹噓致用賢豪以假借成功是以飯牛之豎
附秦穆而名昭屠狗之流攀劉季而業顯

臣聞量以容深深逾量而必傾衡以權重重越衡而
反折故程功貴於度德而分職先於敘材是以愚公
憊於移山夸父斃於追日

臣聞咸池雲門八音合而偕聲辟雍清廟五材集而

作構是故大君取士采微藝而畢庸明主甄材廓殊塗以並進

臣聞皇天垂象義曆莫測其高滄海滙流亥步莫窮其廣何則無形者非有形所能該難知者非易知所能盡是故遠近之辨尼父屈於齊嬰堅白之談公孫伏於魯叟

臣聞精之所感理何深而不洞氣之所會思無幽而弗通石馮神而能言柳肇帝而自起是故燕地之霜隕於邛心之臣東海之旱枯於飲寃之婦

臣聞康衢之坦大車有覆軌之警洪河之險纖舫無

折舵之憂何則禍難迫於前則雖危必安惰偷肆於
內則雖平必陂是以明者慎於所忽而狂夫敗於不
虞

臣聞撞鐘以挺聲雖洪而不揚貫鍼以縷緒無焚而
不理故蒙莊取譬於庖人賈傳託喻於屠坦是以綱
罟糾纏必藉提綱之智政刑隳錯寔資理劇之能
臣聞銜勒以馭馬而汎駕多超軼之材刑威以繩下
而越禮多壞奇之士何則細不足者大斯有餘卑無
能者崇而後顯是以蒙簠簋之譏者終膺曲逆之封
負牀第之累者卒流京兆之譽

臣聞物體有定應用無方人性有常緣情斯異是以明鏡照形妍媸各隨其象洪鈞播物小大各因其材故聖王垂兼聽之公達士秉大觀之智

臣聞日之明也掩月而陽烏匿於虞泉天之高也絕雲而彈丸蔽於浮晦何則勢以時移無高弗下情緣物改靡明不昏是以君權輕於閹尹之賤主威奪於婦謁之私

臣聞世之所棄雖適用而必捐時之所崇雖惇施而蒙錄是故齊狗之惡時捷於韓盧趙璧之珍或賤於燕石

臣聞芝蘭之烈伏幽谷而彌芬螭珠之輝沉深淵而愈媚是以弓旌之招明主首加於側陋竹帛之業材士爭奮於丘園

臣聞旭日方升則堅氷立泮朝霜旣殞則貞木後彫何則繫乎物者易移而存乎我者難奪是故禽息甘碎首之危弘演勵納肝之節

臣聞基廣難傾樹基則固源弱易竭濬源斯長故姬文之業過曆而後衰齊白之勲沒身而卽敗是以俗儒徼速效於崇朝王者要成功於必世

臣聞豐譏易入雖疎必親怨譴繁興何膠不解是故

意苴之謗受疑於明君履霜之悲不容於慈父

演連珠十二首

王世貞

愚聞物無專美配禍爲福情有軋機緣恩出怨達士
悟而廉取貪夫昧而無厭是以莊生上相寧爲曳尾
之龜韓氏眞王終作就烹之犬

愚聞測蒼蒼之機雖兆億而或近通悠悠之情若咫尺而竟疎是以白虹中天獄隔秦王之袞飛霜九夏
海沉鄒子之書

愚聞抱磊柯之材遇識乃顯鬱沉冥之怨非伸莫通

志士舍身以明用貞臣顯節而遺功是以雙足就殊
尚抱荆山之泣連城旣剖長辭陵陽之封

愚聞達幽冥之緣則了悟終始平人我之觀則兼通
內外故以此身得度者現以此身而度人持嚴法害
衆者乃用嚴法而自害

愚聞事有係一絲而扶九鼎或重太山而輕鴻毛
是以鹿門躬耕不作出山之艸甓海長牧寧慕蕩陰
之挑

愚聞岱宗崔嵬不廢丘垤渤澥浩茫母驕行潦是以
甓離與韶箭雜陳下里與陽春齊調鈞天廣樂蜩蟬

之沸自如夜月麗空熠燿之輝恒照

愚聞俗士滯方圓則千機無礙拘儒執有無則萬類俱齊是以漆園著書知彭聃之天殤子王舍說法稱芥子之納須彌

愚聞殺機旣發雖變莫回業障一深窮劫難透是以刑天捐脰尚銜干戚之舞冥窅斷屍猶化食人之獸愚聞天厭人國必誘其主王厭社稷必賢其臣是以宋人之疾難療曹社之鬼不聞深目折腰鵬鷁愈愛其婦臨鼻長肘仇靡見庸於君

愚聞然諾在心河山不改精誠著象金石爲裂是以

趙宗旣復竟赤程嬰之頸周鼎雖移尚碧萇弘之血
愚聞蠕動雖小佛性俱存乾行固尊氣機默屬月虛
而魚腦減星實而豕膚粟是以聖王之法天也不使
一息之或違其體物也不使一介之弗足

愚聞聖君不必登哲道合則從暴王不必求奸德參
則售是以廉虎舜庭難免神羊之角夔龍紂世奚脫
窮奇之口

續文選卷第二十八

明平原湯紹祖公孟撰

箴

皇太子箴

并序

王褒

臣聞教化爰始詠歌不足政俗旣移風雅斯變伏惟
皇明御寓功均造物改文爲質斲雕成素皇太子游
雷居震明兩作離春夏干戈秋冬羽籥叔譽慙五稱
之對師曠降四馬之恩竊以太史官箴虞書所誠永
樹芳烈丞相所以垂文深睹安危太傅以之陳訓敢

因斯義獻箴云爾

天生蒸民司牧斯樹咸熙庶績式昭王度粵若欽明
丕承寶祚重紐地維再匡天步惠民垂統元良繼體
麗正離暉惟機天啓令問今望聞詩聞禮從曰撫軍
守曰監國秋坊通夢春宮養德桓榮獻書荀攸觀則
元子爲士齒卿命秩昔在周漢親賢保弼朝服寢門
迴車作室正陽君位喬枝父道臣子所崇忠孝爲寶
勿謂居尊禍福無門勿恃親賢王道無偏無爲慮始
無爲事先損之又損而全之亦全無往不復無平不
陂美疢甘言鮮不爲累則哲爲難知人未易居室爲

盡神原心疑寂境深慈降跡下答蜺蜺握鏡斷鼇經
綸世阻故能天地貞觀日月重光業曠四弘功侔十
力惠雲旦聚浸澤灑於遐外法炬夜明揚光燭於梵
頂因心孝愛道契神明昭事誠享曰隆哀敬金車答
瑞追德慶於虞年甘露登祀比嘉祥於漢日旣而理
局舜圖事終典思所以功超域外道邁寰中廣樹大
緣增隆勝善事等淨名齊方便於圓極跡均妙掌襲
兩寶於冥因乃於鍾山竹澗奉爲皇考太祖文皇帝
造大愛敬寺焉惟茲神岳勢負龍形均太華之四成
狀彭門之雙起曲澗推移激水精之浪清風窈蕩散

雲母之行顯帶皇邑標地德之慶雲彌望帝纏矚神
居之敞麗昔鴈泉之願真如所隲驚形之岳大聖攸
居創此伽藍同符往跡以普通三年歲次壬寅二月
癸亥朔八月庚午建七層靈塔百旬旣聳千龕乃設
漸山啓基踰於禁森國土金刹長表邁於意樂世界
珠幡轉曜寶鈴韻響聞聲者入道見形者除累仙衣
梵帶去鴈塔而來遊天香風笙辭鶴城而下集靈祇
叶贊有識歸依四將五龍翹勤翌衛八臂三目頂帶
護持離復劫盡恒沙衣消巨石儼如常住妙相長存
作銘曰

容與若漢水之仙槎搖漾波濤似新亭之龍刹孤拔
靈山允彰天貺昔梁武承聖將圖繕修東虜窺江西
胡犯蹕定之方中亟興師旅揆之以日輒有災故是
知秦人所止實漢祖而爲宮吳都佳氣乃元皇而斯
宅千櫨赫奕萬栱嶮嶒植綠芰而動微風舒丹蓮而
制流火甘泉遠望覩正殿之崢嶸函谷遙看美皇居
之佳麗信可以齊三光而示宇宙會萬國而朝諸侯
爰命微臣乃爲銘曰

雍時相望參差未央偃師還望崔嵬德陽高捫太乙
正觀瑤光峨峨靈柱赫赫流樟美矣官室嘉哉今日

御展垂旒當朝靖蹕樂備韶夏禮兼文質帝旅無諠
王旗斯謐肅肅卿士邕邕丞弼漢座雕屏周人檻櫺
城隅有勅殿省皆銘况復皇寢宜昭國經方流典訓
永樹天庭

後堂望美人山銘

徐陵

高唐礙雨洛浦無舟何處相望山邊一樓峰因五婦
石是三侯嶮踰地肺危陵天柱禁苑斜通春人恒聚
樹裏聞歌枝中見舞恰對粧臺諸牕併開遙看已識
試喚便迴豈同織女非秋不來

永陽王齋後山亭銘

江揔

叢臺造日溜館連雲錦牆列績繡地成文吾王卓爾
逸趣不羣梅梁蕙閣桂棟蘭枌竹深葢雨石暗迎暉
激流疑疏構峰似削苔滑危磴藤攀聳寧樹影搖牕
池光動幕月澄遙淑風清近壑雪岸難銷花園易落
高桐百尺垂楊五株開榮九畹結秀三珠山條紫的
水葉紅鬚抽芳繞雷接翠分衢亭謹旅鶴浦噪驚鳬
前列枚馬後招申白諷誦楚詩精微沛易叢桂畱賞
散金匪惜不羨睢陽還嗤碣石馳聲終古服義無斁

玄圃石室銘

江揔

仙巖石掄仙宇石牆地云正域道示脩羊紫煙碧露
絳雪玄霜廣成不踐王烈未翔移華甲觀徒構震方
遠跨飛梁俛臨倒景瓊蘂珠樹金堦玉井映日分暉
搖風共影岫濃翠合林虛桂靜朔去偷桃董來貨杏
檐非刻削戶恣登臨迎春花近避暑涼深秋雲卷闔
冬霰停陰桐棲鳳采竹化龍吟輕飛亂色激溜成音
天縱儲曆生知作兩弦誦餘隙仁智爲賞河曲停遊
洛濱息往祥梨吐秀瑞燕流響一物或鑄萬國斯仰

秦州天水郡麥積崖佛龕銘

并序

庾信

麥積崖者乃隴底之名山河西之靈岳高峰尋雲深
谷無量方之鷺島迹遁三禪譬彼鶴鳴虛飛六甲鳥
道乍窮羊腸或斷雲如鵬翼忽已垂天樹若桂華翻
能拂日是以飛錫遙來英杯遠至疏山鑿洞鬱爲淨
土拜燈王於石室乃假馭風禮花首於山龕方資控
鶴大都督李允信者籍以宿植深悟法門乃於壁之
南崖梯雲鑿道奉爲亾父造七佛龕似刻浮檀如攻
水玉從容滿月照曜青蓮影現須彌香聞忉利如斯

鹿野還開說法之堂猶彼香山更對安居之佛昔者
如來追福有報恩之經菩薩去家有思親之供敢緣
斯義乃作銘曰

鎮地鬱盤基乾峻極石關十上銅梁九息百仞崖橫
千尋松直陰兔假道陽烏廻翬載輦疏山穿龕架嶺
糾紛星漢廻旋光景壁累經文龕重佛影彫輪月殿
刻鏡花堂橫鐫石壁閭鑿山梁雷乘法鼓樹積天香
漱泉珉谷吹塵石床集靈真館藏仙冊府芝洞秋房
榴林春乳水谷銀沙山樓石柱異嶺共雲同峰別雨
城餘俗河西舊風水聲幽咽山勢崆峒法雲常住

慧日無窮方域芥盡不變天宮

終南山義谷銘

并序

庾信

周保定二年歲次壬午七月己巳朔大冢宰晉國公
命鑿石關之谷下南山之材維公匡濟彝倫弘敷庶
績燮理餘暇披閱山經以爲終南敦物日月虧蔽杙
榦枯栢綺桐梓漆年代蘊積於何不有乃謀山澤之
官兼引衡虞之匠東出藍田則控灞乘漭西連子午
則據涇浮渭派別八溪流分九谷銅梁四柱石關雙
啓青綺春門溝渠交映綠槐秋市舟楫相通蓄之則

爲屯雲泄之則爲行雨青牛文梓白鶴貞松運以冥
宮崇斯雲屋千櫨抗殿龍首干雲萬頃疎苗蟬鳴再
熟川后讓德山靈景從豈如運石甘泉纔通櫟陽之
殿穿渠穀水直繞金墉之城將事未勞爲功實重國
富人殷方傳千載因功立事敢勒山阿銘曰

寥廓上浮崢嶸下鎮直立千丈峰橫萬仞桂月危懸
風泉虛韻乘輿嶺阪舉鍾雲根八溪分注九谷通源
北涵桐井南浮石門模象大狀規繩百堵交葛九成
徘徊千柱桂棟凌波栢梁乘雨疏川剪谷落實摧柯
事均刊木功侔鑿河

大鳥銘

并序

虞綽

維大業八年歲在壬申夏四月丙子皇帝底定遼碣
班師振旅龍駕南轅鸞旌西邁行宮遷次于柳城縣
之臨海頓焉山川明秀寔仙都也旌門外設欵跨重
阜帳殿周施降望大壑息清蹕下輕輿警百靈綏萬
福踐素砂步碧沚同軒皇之襄野邁漢宗於河上想
汾射以開襟望蓬瀛而載佇窅然齊肅藐屬殊庭兼
以聖德遐宣息別風與淮雨休符潛感表重潤於夷
波壁日曬光卿雲舒采六合開朗十洲澄鏡少選之

間儵焉靈感忽有祥禽皎同鶴鷺出自霄漢翻然雙
下高逾一丈長乃盈尋靡霜暉於羽翮激丹華於背
距鸞翔鳳時鵲起鴻鸞或蹶或啄載飛載止徘徊馴
擾咫尺乘輿不藉揮琴非因拊石樂我君德是用來
儀斯固類仙人之騏驎冠羽族之宗長西王青鳥東
海赤鴈豈可同年而語哉竊以銘基華岳事乖靈異
紀迹鄒山義非盡美猶方冊不泯遺文可觀况盛德
成功若斯懿鑠懷真味道加此感通不鐫名山安用
銘異臣拜稽首敢勒銘云

來蘇興怨帝自東征言復禹績乃御軒營六師薄伐

三韓肅清龔行天罰赫赫明明文德上暢靈武外薄
車徒不擾苛慝靡作凱歌載路成功允鑠反旆還軒
遵林金壑停輿海溼駐蹕巖趾宵想遐凝藐屬千里
金臺銀闕雲浮岳峙有威斯應靈禽効祉飛來清漢
俱集華泉好音玉響皓質冰鮮狎仁馴德習習翩翩
絕迹無泯於萬斯年

玉華宮山銘

唐高宗

順請峒山鑄芳金石道光軒駕聲流姬迹矧此崇巖
介通帝宅峻侔銅柱祥韜金碧飲渭南通鳴岐西格

炎生肇授彤暑初融高明叶序卜揆裁官鳳標銜露
鳥跂捫空丹溪繚繞璇樹玲瓏徑分餘雲嶺界斜虹
流花縟景清籟嘶風波移控鯉雲飛御鶴沉沉松崕
萋萋蘭幄霧宿重巒寒生洞壑峰高鳥路月對林垂
交藤散綠懸鏡成規鵷歸繞薜鳳下標椅崖依注蘚
池涵卷施廣運堯心式昭夏諺端靈養白申歌祕殿
茵閣流霜椒臺凝霰玉榮則賞瑤池肆宴福壽無疆
華封斯薦

止戈樓銘

王世貞

太行之南寔爲沃區臂魏指趙爰翼上都饗殄鋤
耒委蛇襟裾唯易有言需有衣袽用除戎器以戒不
虞赤堇之精輔以歐胡剖列五兵利剗蛟菟鬱攸司
鈗厥名神樞胡以藏之穹閣暈起衡梗高疲崇墉周
庀包之虎皮倒載於庀夫旣藏只亦永寧只匣有曠
鋏橐有怨矢胡弗庸我竟老止此止戈爲武斯義所
紀毋佳毋忘請俟君子

座右銘

并序

俞允文

余平居多病每念日月易耗而年且四十荒怠無成

懼終泯泯竊自痛艾思所以檢身之方偶讀崔子玉
座右銘喜其詞約而理至或可企而行之其後陳伯
玉白樂天輩並皆繼作雖大抵不及子玉庶亦略盡
矣而終非吾所自得因深省其闕續爲座右銘云
勿蹈人所嫌勿擇已所便當貴慎勿趨退而乃諱言
臨富慎勿希居而厭其貧勿皆委諸命已則不能勤
勿徇飄飄名反使喪其真固窮要之歿弱操焉足敦
嗜慾敗節義專貨則滅親浮言久乃賤多事生埃塵
伏謀促天紀荒慮耗精魂厚善難爲基纖惡易成根
善惡由一域共路險孟門幸慎戒之哉永永令名存

誄上

梁故度支尚書陸君誄

并序

江揔

石諱襄字師卿吳人也祖惠徹宋車騎府法曹行參
軍父閑揚州別駕齊永元紹曆蕭遙光謀反伏誅閑
以州職見害子絳其日并命忠孝之道萃此一門襄
時年十四號毀殆減布衣蔬食終於身世起家著作
佐郎出爲永寧縣令累遷臨川王廬陵王法曹外兵
記室入爲太子洗馬掌管記中書舍人管記如故爲
丹陽尹丞俄遷太子庶子掌管記揚州治中太子家

令領國子博士管記如故丁母顧夫人憂廬乎墓所
服闋又從家令轉中庶子金掌管記遷中散大夫金
華宮家令出爲鄱陽內史除尚書吏部郎秘書監領
揚州大中正度支尚書太清二年三月京師傾覆君
竄迹還鄉吳民陸黯起義民攻郡擾攘之際憂憤而
終春秋七十有二余避世河滸暫之吳國百舍不容
千里無饋陸公國士之眷惠好之深朝同飡粥夕共
瓢飲契濶晤言流連晦朔日月逝矣懷古何忘臨哀
能誅久願搖筆時事屯適不遑削藁梁季適越未戢
干戈陳世入仕累牽物役杼軸於懷四十餘載隋開

皇九年於長安致仕懸車已泊就木幾何但東海成
出南冠永繫龜山更促空想吹笛之哀馬角徒生絕
望通波之水嗚呼哀哉攬涕操觚乃爲誄曰

爲苗碩茂完裔繁昌賓門穆穆筮仕鏘鏘食采命氏
遐哉陸鄉四昇臺省八辟賢良分柯振葉令聞令望
玄莖朱鞞翠弁金鐫流聲世祀列讚祠堂別駕貞烈
志存名教捐生徇主知歿不撓暉映泉壤痛此忠孝
於鑠夫子積德累仁韜光戢耀隱璞含真居哀能痛
至情通神淚枯壠樹哀感馴禽永慟家禍長號不展
玄黃絕睇蔬布終身心符屈婞室等原貧分甘共感

內族外姻求之今古斯爲異人月下奏章螢前讀史
給紙蘭臺觀書洛市強學待問潤身爲已結髮濯纓
登朝入仕昂昂逸驥逐日千里宛宛長離陵江迅起
枳棘棲鳳化行乳雉平臺累陟石扇暫履跼伏不競
焚綵自理倚席無譏師訓胄子驥足時務俊民斯俟
秋實選能春華備美思媚儲后遊息承華書記策擢
爵命增加彈碁擊筑沉李浮瓜追隨飛蓋侍從鳴笳
二儀迴幹四氣淹賒離景遽沉前星奄滅撫已惟舊
懷恩守節昔荷故臣攀號聲折登高能賦大夫就列
金華式肇更奉清切修竹貞松含霜抱雪下車軒日

求瘼康時良辰坐嘯朗夜臥治懸魚化靜佩犢去思
廣弘條教精察毫釐典選搜揚操刀密勿不忝朱紫
傍無請謁秘署學林得人超忽延閣緗素校文遺闕
工妙鉛槧譽成朞月鴈行攸序龍作簡才讓珠不拜
賜劍恩來帝曰俞往爾行兼該金城失險玉弩流災
年臻几杖病息草萊世故天禍臣悲主辱露盡朝陽
風驚夜燭黃鵠超遙白駒何促事迫歸魂依然啓足
悠悠世路辛苦艱虞尋戈滿道暴骨交衢家無半菽
地絕飛芻念君桑梓零落凋枯傷君井邑子戾崎嶇
喪亂絕卜葵藿荒蕪淒涼故友擗標遺孤臨穴外野

撫棺窮途嗚呼哀哉爲善豈懼修名難假德履中和
道周文雅不朽之迹非謂泉下疊疊清風泠泠獨寫
嗚呼哀哉

盧記室誄

并序

盧思道

齊正統二年秋七月司徒記室參軍事永安鄉男范
陽盧詢祖卒先民有言惟德可久抑又聞之惟名爲
壽爾之無祿沒而不朽乃援弱翰告哀良友遂作誄

曰

皇虛眇邈師緒蟬聯大儒漢世名公魏年司徒藹藹

撫吳冲天尚書疊疊亦稱象賢若人推秀絕後光前
榮隨浦韞耀春田爰在弱齡孤根回立內無怙恃
外寡朋執行有餘力藝無不習善價斯待香名允集
下學上達鑽幽洞微九流百氏異軫同歸文成鍾律
韻響珠璣麗詞泉涌壯思雲飛雄州擢第言割其楚
我實衰然觀國而舉自茲不調多歷年所游泳儒玄
從容嘿語納於大麓崇建府朝八紘所掩車乘翹翹
我有明德乃應嘉招超自幕下來儀鳳條應徐金轍
潘顧齊鑣聲華簪帶譽動朋僚逖矣江陰承風請朔
莊生喻指季子觀樂立朝所寄俊才優學懸河自口

靈珠在握乃叅軍事仍賛中鉉大冲所縻德施攸踐
同推麗則俱謝蟲篆何才之高何位之鮮天下士也
宜享多福豹變其文鴻漸於陸神之聽之于何不淑
營魄遂往音儀在目嗚呼哀哉昔余與子分重契深
璧諸投漆如彼斷金余慕大隱子惟陸沉等超宮閣
金綴衣簪春臺共踐秋水偕臨還馬齊轡出蓋連陰
良書濁酒永嘯長吟美言俱賛闕行同箴娛樂未幾
嶮阻相尋忻旣無極憂亦難任云胡不吊亾我知音
百年已矣萬事傷心嗚呼哀哉亭伯君山金嗟湮滅
荀粲王壽同悲天拆蘭菊無隊鐘鼓不絕之子云亾

何愧前烈靈永襲几奠酒盈杯故庭飛籜虛帳凝埃
僕流離而涕泗驟顧慕以迴遲出南陽之舊道掩北
邙之夜臺趙卿之銘已勒滕公之隴未開臨象設而
不面詎幽魂之可來嗚呼哀哉

隋新城郡東曹掾蕭平仲誄

并序

陳子良

蕭平仲字某蘭陵人鄱陽嗣王之孫定襄侯之第五
子也孤清瀾於天潢分喬枝於若木君降生昂宿挺
質珪璋孝友溫恭仁慈亮直其形曲而雅其神俊而
明耽思羣書研精衆藝盡人間之能事極天下之奇

才江淮貴遊獨稱領袖故可以坐覲羔鴈俯拾朱紫
至如南山爲志不能北面事人詩書自娛耽與絳灌
同列汨有陳失馭西遷於隋而兄弟十人白眉斯在
棠棣之詠事等姜肱君子義之高其行也屬皇期有
道咸序縉紳乃拜吏部員外郎東宮學士冀州司法
參軍禮部員外郎新城郡東曹掾從班列也君莅政
能官咸熙庶績所在遺愛置言成範至如纓紱之士
草萊之客莫不聆家聲而雲萃食德音而風趨李膺
曩號楷模王商昔稱賢智方之茂如也適應入踐常
伯超補台司如何靈祇戮我明哲春秋五十有五大

業九年二月十五日卒於新城郡之官舍嗚呼哀哉
余與夫子頗有親連少敦莫逆旣同羈旅彌篤綢繆
并無陸機之書尚有鍾儀之操誰謂吉士奄逐隙駒
嗚乎盛年何時促之如此也嗚呼哀哉昔之絕絃軫
歎聞笛傷心余雖謝古人寧不悽慟是知身歿名存
是由著述况復故人景行何能泯之敢以聞見乃作
誄曰

嗚呼哀哉粵若高祖大造惟梁德侔五帝道冠百王
赤眉作梗黃屋云亾有嫺之俊應運遐昌君之顯考
耻爲委質在行旣高居賓坦逸篤生夫子如披雲日

儀彤信典聲名本實機神電舉雅調風生還同照乘
有類連城學逾班固才冠劉楨金湯失險天厭有陳
幸逢隋德預沐堯民青蓋西度紫氣東淪依依去楚
悽悽入秦梁亳之郊忽傾風樹結廬狎鳥穿池憑霧
兄弟十人義聲咸布爰降綸綬特預銓衡龍樓振藻
司寇馳名俄居郎署昇朝擅美含香趨奏事禮承祀
抑抑威儀彬彬文史涪水旣臨鄴城是面視民如傷
事心惟戰周震善政潘岳能官企彼前哲顧已非難
余之室人君之從妹加以篤款頗蒙提誨銘之在心
沒齒唯佩契濶關隴連翩冀代余任主簿眉山之川

亟會琴臺兼遇名賢花朝月夜置酒題篇近之新城
暫申累日謂君積善永保元吉不言別後忽嬰斯疾
如何清暉奄辭蘭室嗚呼哀哉承諱驚惶聞喪慟泣
前悲未盡後哀仍集白馬不追素車安及悲人世今
太促歎生歿今異路玄壤冥今難窮黃泉寂今易暮
客位空而聚塵書臺掩而生靈嗟古人兮神交念往
哲兮虛通淚有竭兮心尚感聲有止而哀無窮宿草
衰兮凝秋露白楊慘兮生悲風痛遊魂兮安在徒醺
酒兮招空嗚呼哀哉

文溫州誄

并序

徐禎卿

故温州府君文侯景範幽玄日以綿邁國隕貞幹士
喪德程於戲奈何門生服義號慕忉惻追而誄之辭
曰

於昭府君軌行峻潔約迹無雙優明典術行宦遠方
旣魯小邑法度顯明彊右拘攣惠化滂暢羣息咸植
公朝旌嘉疏爵天廡澤及蕃畜駉牝三千服憂致疾
去官歸田詔命督郵再領郡符朱輪入溫男女擁車
道不得行視政未朞仁渥威宣舉直致賢奸伏杜萌
狙諛格化盜不闌城平植市價繇賦稽程貪穢斷割

流冗徠恩務強教誨懸書告邑男樂處業女乏淫佚
睦族斷訟園土虛寂戶不舉女連坐罪慝淵德覃波
諸有喘息山海醜類翹翹首義解獷自訟公來何莫
仁格后皇穀穎岐穗潔心端操不懈於位風聲騰躍
布散海內宜居台鼎爲世作式其十有二年寢疾超
喪招徠弗獲士民騰號隣家奔弔淚灑河注攀悲市
道田野空耜山谷震悼回犢南駕州里悵訝不寤府
君奄忽而謝故舊隕涕彥哲傷慕而相嘆曰昔漢表
蜀郡魏振江夏府君繼武名跡不亞司命無良天年
不假千秋億世芳名難化嗚呼哀哉亂曰恭騫小署

聲問狂兮黃朱申命德彌洞兮賢猶謇瘁負皇棟兮
功與邵杜參伯仲兮神昊喪親命弗控兮南陽樹阡
式士頌兮乾坤悠永祀億萬兮

明徵君吳公誄

并序

皇甫汈

維嘉靖二十五年正月二十二日明徵君迎曦吳先
生卒嗚呼哀哉厥配李孺人先奪一載季子國倫痛
慈儀之奄背悼乾覆之俄殲茹荼銜諱勉襄協禮除
服起家擢省試第一越明年庚戌登進士第昭嗣通
德闡茲令名公亦可謂不歿矣然猶感鼎養之匪逮

虞潛懿之或湮乞余作誄以累芳行古稱大夫之才
臨喪能誄是故序悲婉切遠劣潘生綴藻纏綿上慙
陸史嗚呼風摧寧樹歲閱陳根榮始衰終亮爾情素
爰采遺絢辭惟永慕辭曰

邈矣延陵猗歟祖烈奕世毓靈廼誕英哲繕性悲躬
抗跡砥節幽履金貞清標玉徹曾是古心先民有逸
抱甕灌園帶經力穡蹈道遺榮陋茲乾沒緬彼漢陰
機將永息傳稱萊婦歲頌鴻妻化刑偕隱式敬賓儀
閑家禪壺福胤有基鄉閭表正籍甚音徽具邇懿親
推財克贍疇大吾宗寵弟曰憲敦賞斯勗遂膺嘉薦

無忝郭君人倫洞鑒慨昔披裘捐遺不拾管但揮鋤
視金如礫公介與齊楊生感泣義薄高雲心光皎日
亦有平子託歿巨卿堪也抱臂申訣友生嗟嗟曾氏
彌留在乳躬視醫殮善匪近名娛情墳典委懷琴尊
屏騎而徒棲遲衡門餘慶垂裕子孫寔繁天恒與善
人亦有言衛生有經致柔甘寂可以引年胡然奄忽
梁傾外庭蘭偃中室冥理難諶扁臺易卽嗚呼哀哉
荀令猶存謝公不歿鳳羽攬暉駿發季子文蔚楚材
屈宋方軌邈源會稽東箭之美些魂允慰茂行孔彰
振振樂後俾熾而昌椒非林實寶異池隍贈級賁壤

國著昇章嗚呼哀哉卉秀珍舒孝思不匱優游考終
自同蟬稅光塵雖戢芳猷靡墜述德徵辭庶幾黔惠
嗚呼哀哉

白貞夫亾室鄒氏誄

并序

黃省曾

惟正德十四年冬十月甲申白子配鄒氏卒蘭凋翠
晚鸞叱丹穴貞魂雲散華顏玉銷白子痛六龍之不
借念泉途之無返撫珀枕而憶芳言臨蕙房而追瓊
德携訣崇宵音容載聰玄目窈恍若平生青鑑縣
塵彤幃虛月顧皓髮令母含悽蠖室周齡善女失恃

鴛鴦雖槁性枯情難捐遐痛况白子恩綢琴瑟道和
伉儷者乎江夏黃子覽擊哀恠爰爲短誄其辭曰

懿今皇媛扶靈誕會玉姜降室江妃棲世性均冰素
德齊菑藹衣紕鳧孔帙鳴瓊琇笄寅女範師門求締
有懿吉子桃敷結媿和遵姆篇恪供獎齊馬姬殊邈
桓姜婉孌綽約紅顏倉皇永逝嗚呼哀哉旣遠兄弟
承事尊嫜夕勤雕幌晨肅洞房豆邊無怠居起有將
動合圖言蹈契金相儉比絺綌雅蒞蘭桑徽心潛抱
嘉聲邇張春秋幾何日月且長嬰災集害履天逢殤
馬君子摧肝裂腸嗚呼哀哉薜華之容緬爲過客

孟光之賢冥宮長隔弱女纏抱靡可素憫大期載臨
塵年太迫邁魄焚煙招神舉帛侍姬室妾代身願百
白露零空爰開下宅旌搖搖兮西郊龍馳馳兮荒陌
淚淵淵兮流雪恨茫茫兮踴擗嗚呼哀哉珠被虛陳
鳳奩猶在扇辭柔腕鏡沉鮮黛遐背清軒飄遊東岱
蟾宇孤登高唐遠邁拂螭帳而悲歌無玉人之相對
慘華燭其無輝寂瑤琴之靜挂恍是非之難明凝香
車而來避顧煩劇而致然實幽明之有界自淪絕于
移頃遂乖睽而異代嗚呼哀哉北風斯凜寒景照戶
仰庭蛛繞窺楹鳥墮申殷憂之爛熳悲蒼穹其隕婺

彼重漠之悠悠亦安知乎情愴欲往就兮無津梁庶
夢寐兮逢嘉婢猿懷哀兮嘯壠松蕭條兮號墓命之
比兮蜉蝣極爲隣兮狐兔靈嬋娟兮何之恨煩冤而
無度請泝觀乎漆園倘清懷之庶悟嗚呼哀哉

滑尹張嶺山祖妣哀誄

并序

盧柟

嘉靖三十三年三月十七日滑明府張公祖妣大夫
人計報至濬盧柟素衣縞馬聯詞越境就其主再拜
哭且爲之奠禮也義月罷彩哀雲結觴庭瘁纖柯池
凋素芳痛泉室之永隔悼蕙帳之如存想殯位而軫

念撫靈衣而霑巾國蘊閨彥之思家墮母儀之泣輒
興辭於下陳冀旌德於罔極其辭曰

渾胚旣剗象緯殫形式維綸紹肖以儼營緬彼岷梁
閭閻締初蘭光啓度金魄降精鍾茲美媛於蠶之里
奇馨苾薌豐霑迤瀾紉而嚴凝長則斐疊棲景昭華
應圖女史待年旣至比跡乘龍玉笄載珈璫掃有容
如山如河象服是崇懿此昌軌惠我王風鵲巢旣居
泉水斯賦孝先蘋蘩敬惟保傳陳詩挹藻襲禮思裕
展如之媿緝其永祚兆運家嗣發祥元孫岐函蔚鳳
冥海飛鯤影礪方輿聲蔽崑崙芳猷殫著義訓聿敦

閶闔風清簪裾霜屑春融宗嫔秋照臧獲弋綈在御
紛華匪悅壺政淵宣陰英之特造化沕穆幹流變遷
氛翳晝晦雪散宵捐昭質旣毀瑤魄無還隳音虛漠
佇彩空煙嗚呼哀哉閨扉晨啓素帷夙開溫醞微陳
繁飧將頽幣銷殷沃褰組髮懸遑遑有求莫之能陔
嗚呼哀哉鵲鳩嗚兮黛草殘秋風起兮變羅紈音容
雷兮長夜暮金膏滅兮華簾寒雲仍擗其號咷私倩
痛而汎澗顧視天之夢夢雖蹈地其何攀嗚呼哀哉
大漸斯臨四顧徬徨執手啞吧神色沮喪願遺言於
白馬杳萬里之莫將卒飲恨而長逝寄永愛於琳琅

廬山之邑巴水之鄉壘馬鬣兮啓玄臺綏靈寢兮壽
黃腸諒佳城之不可渝兮享千萬世之休光嗚呼哀
哉

故學士華公誄

并序

俞允文

萬曆二年夏五月二十七日庚子明故侍讀學士奉
直大夫華公寢疾卒於里第春秋七十有八嗚呼哀
哉公邃學懿範卓冠人倫長譽弘風白著海宇特懸
謬賞彌積歲年未覲光儀遽淪旻景季子水部克纂
先志仍遣訃言知音永乖有感偏識夫悽愴之旨以

誄爲先遂用詩之以累至德是知徐君墓樹終偃美
蓉之枝太尉帷牀不歇桂椒之氣其詞曰

邈矣遐胄宋之公族蟬聯條兮允惟戩穀晉有孝子
至性天篤天降之祚以衍嗣續爰居毗陵族彌熾興
越有千祀公斯挺生純諒闔敏夷粹淑靈含稟茂德
弘劭舊聲弱齡擢藻秀拔人羣敦行孝弟研幾典墳
麗辭合趣達意成文豐才厚蓄廣記洽聞學優時至
升朝入仕翺翔翰林超騰逸軌紛綸弘經深湛析理
靡曠不索無微不啓芳風颺颺讒口鏘鏘志隆位屈
欲往違方迴跡民部出督淮糧託疾求免隱括韜光

既塞而通乃佐兵戎有此顯畫寵命是崇鉅召儒碩
入侍彤宮維難疑義以闡道宗公秉撝謙辭還舊秩
亦既纂訓光昭懿實竭心亮采以贊王室遂遷侍讀
金幣載錫既建東宮詔諭殊俗屏斥賄賂傾夷震肅
會置宮僚尋擬經局青蠅一穢終能點玉公復翻然
乞覲歸還旁闢園沼娛侍承顏親反不怡旋起朝班
養隆雖敬順志爲安閱試兩京甄拔湮淪濟濟豪彥
多躋顯尊帝曰汝賢將傳儲君人之醜正卒以訕聞
清濁異源進退惟時公之攸好匪爵能縻允慈矯節
曼容知幾棄圖獨善懷我采芣乃葺家宇乃振初衣

高謝纓紱

剪剔蕪音以發清機機要之妙

曷盡於辭抗義尚行周亟振窮親疎加恩靡間初終
結友恢賢能開心胸風期之昵萬里遙通亦旣家居
城府罕至言念城守狡寇橫恣首輸私錢堅其險備
衆始奮作卒免陷潰且議時艱田野是經蠲徭科畝
害去利興鄉邑感德置祠見情居家入仕爲世作程
中歲好道端居保神精粹爲徒湔滌穢氛頽齡可制
還童反真如何不吊殲此詰人嗚呼哀哉生必有死
位不滿德自古云然疇能不惻良璧掩耀秀木委質
曾是爲戚余以末學貧病荒沉罔或交頽

謬筆通心
倏承哀訃
悔余素襟
溘焉往矣
莫報知音
嗚呼哀哉







